



茅盾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
第四集

三通書局發行

現代作家選集第四集

茅盾代表作

三通書局印行

第一輯全部十二冊

茅盾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第四集

編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三通書局

印刷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上海四馬路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嘉坡大馬路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一輯

二十代表作

6	5	4	3	2	1
冰	林	茅	周	郭	魯
	語	盾	作	沫	
心	堂	盾	人	若	迅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12	11	10	9	8	7
丁	田	葉	巴	徐	郁
		紹		志	達
玲	漢	鈞	金	摩	夫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日發行

序

茅盾是沈雁冰先生的筆名。他是浙江桐鄉縣人，現年四十四歲，為當代中國第一流文學家。他本是一個讀書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倒是維新派，所以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十歲時不幸父親死了，留下一個遺囑，希望他將來進學校學工藝；但是他後來並不遵照遺囑去做，因為他的嗜好乃是文學，所以他的志願也在文學了。十八歲時從中學畢業，就進北京大學肄業，三年後，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辦事。

他是中國最早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一人，最初主編小說月報，又與鄭振鐸等主辦文學研究會，他一方面從事於東西洋文學之介紹，一方面推薦了許多國內的優秀的創作，並努力於翻譯與批評的工作。

1
民國十四年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加入政治團體，努力於革命運動。武漢時代，曾任民
國日報主筆。

國共分裂後，他就捨棄政治生涯，潛回上海，開始努力從事創作，埋頭於三部曲——幻滅，勸搖，追求——之寫作，時正一九二七年之秋也。

三部曲是他初試成功的傑作，都以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爲中心人物，描寫在革命時代中的浮沈，有極濃厚的時代色彩，刻劃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一幅剪影。所以三部曲出版後，受到一般青年的熱烈的歡迎，一致公認他爲表現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最好的典型作家。

此後他曾至日本，度了短期的戀愛生活。同時復努力於創作。以後陸續寫成的小說很多，長篇有虹，子夜，中篇有路，三人行，春蠶，短篇有野薔薇，宿莽，泡沫等。

他的創作的特點乃是文筆的老練，又流利，又生動；尤其是他最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刻劃細膩，熨貼有致，實非其他作家可及。

現在編者從他的（最初直到最近的）全部作品中選出最能代表他的作風的小說散文等，輯成這部他的代表作。這也就是他的全部作品中的精華。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五日 編者

現代作家選集弁言

弁

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來開闢成的，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遠的情思，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牠能夠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遠我們對於人類的愛。牠能夠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我們對於一首短詩，會終身受用不盡；我們對於一部小說，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

言

文學既有上述價值，所以誦讀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介紹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使大家都能夠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首先出版的是中國之部，在中國之部，首先出版的是：1.魯迅 2.郭沫若 3.周作人 4.茅盾 5.林語堂 6.謝冰心 7.郁達夫 8.徐志摩 9.巴金 10.葉紹鈞 11.田漢 12.丁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這十二作家中，有小說作家，有戲劇作家，有散文作家，有詩人；雖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

的整個文壇，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不是沒有選集，如魯迅，並且已經有了全集；可是選集的印行，多數是編選不精，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我們總以為文學是美的，有美的內容，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我們鑑賞時，才覺得更愉快呢！至於全集，便於專家研究，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在一般人閱讀全集，非但為時間所不許，也是為經濟能力所不及。如果就我們這選集，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瓣，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

茅盾 盾 代 喪 作

計劃是這樣，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也未可知，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如果讀者能夠予以指教，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

茅盾代表作目次

(現代作家選集第四集)

序

目 第一輯 小說

創造	一
石碣	三七
陀螺	四四
泥濘	七〇
神的滅亡	七九
微波	九三
秋收	九八
煙雲	一三六

第二輯 散文

殘冬·····	一八八
豹子頭林沖·····	二一四
自殺·····	二二二
詩與散文·····	二四四
全運會印象·····	二六二
官船裏·····	二七七

茅盾代表作

現代作家
選集之四

創造

創

一

造

1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

——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著，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寶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牆圍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襟，還有絨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上露出鑲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

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噠噠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擦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corse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珠絡紗締碎了的太陽光落在牠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

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爲他，擺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

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作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

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裏，君實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趨，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干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

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價，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時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曾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激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爲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爲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7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

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障，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為什麼兩年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嫋嫋也驚醒了。她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嫋嫋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呀。」

嫋嫋微笑着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蹙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她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嫋嫋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嫋嫋之

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嫻嫻——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慳慳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為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蹙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攪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

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干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 Vest ），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激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

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爛爛，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爛爛，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悵悶。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來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這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

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為祖國為社會為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啟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會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裏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為他焦慮，朋友們為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

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齷齪，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甯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

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進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學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

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甯；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造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

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咸集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事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擡着一小枝桃花。他踉蹌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籬盞的身影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嫻嫻鬆了口氣，把遙

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嫵嫵贊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足的王跖，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壘，叢，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子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瞰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

忘了人的存在。」

嫻嫻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嫻嫻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嫻嫻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異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嫻嫻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為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攢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嫻嫻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為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狂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以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腴腴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昵愛了。

現在嫻嫻是「吉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爲未免太肉感些，以爲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激了。

三

這麼着在利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床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

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櫃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妝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為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嫻嫻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溢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猶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嘴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嫻嫻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分鐘，下一分鐘，下一刹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這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為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我簡直的有些優氣了。好了，再不要點頭點頭的癡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智，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呀，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雨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卻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嗔，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

嫵嫵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肉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嫵嫵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嫵嫵的頸額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腳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為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徨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人生下面所謂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嫵嫵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嫵嫵，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嫵嫵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體以痛苦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稿十筆，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曠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矯治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

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沒有什麼喲！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運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卜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一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妝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茫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他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日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

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卻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千山避世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劃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卻發現出來他實在是

31

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卻發現出來完

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妝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誰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卻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

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為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聩邪亂的神氣，日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只要能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寶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寶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密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走，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諉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面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若若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却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

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士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妝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碟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碟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秘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逗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霍霍霍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妝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却像暴徒逃避了探偵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嫵媚。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擺。

石 碣

玉臂匠金大鑿還沒刻完半個字，忽地又是撲嗤一聲的笑起來，擡頭望到他的祕密工作中的伙伴。

「金二哥，又笑，怎的？」

靠在太師椅上慢慢地摸鬍子的聖手書生蕭讓輕聲說。鬍子原來只有稀落落的幾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閒着，他蕭讓就總得去摸，這和他的歡喜輕聲兒，慢慢兒，兩字三字一頓的說話的方式，都是新近纔有的習慣。

「蕭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吳用了！再過幾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罷！」

算是回答了蕭讓的詢問，玉臂匠金大堅簡直的放大了刻字刀，雙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來。

蕭讓得意地搖着頭，隨即把臉色放得更莊嚴：

「我說，金二哥，怨不得吳軍師那樣叮囑我來。你只是心直口快！」

玉臂匠呆了一下，似乎突然徹悟過來，他收起笑容，拿過刻字刀，低着頭便又幹他的一點一畫的工作。

「慢着，金二哥，剛纔，你又笑，到底爲的甚麼？」

「想到你和我躲在這裏幹這個，就要笑。」

「你真是！」蕭讓頓一頓。「呵，金二哥，不應該笑。我們這，是非同小可的不事，是水泊裏的機密呀！全夥兒一百單八位弟兄，就只有你，我，吳軍師，參預這機密；便是宋公明宋大哥，他自己，也兀自睡在鼓裏頭呵！」

從工作中再擡起頭來的金大堅本已有一句話衝到口邊：正因爲怎地，更加鬥的人要笑呵！可是望見蕭讓的那樣莊重的臉色，便不好說出來，只撮起嘴唇做了一個怪相，算是百分之幾的抗議。

認真地工作。

這使得蕭讓心裏略略安定一點。畢竟這位老朋友還可靠。摸著稀落落的幾根短鬍子，蕭讓再

碼

這麼想着，蕭讓的想要說服金大堅的勇氣很不體面地便短了一半。他偷眼看他的伙伴，刀尖落在石頭上發出「滋拉，滋拉」的聲音，彷彿是金大堅的暗笑；然而金大堅當真並沒笑，他在那裏

石

這也瞞不過精明的蕭讓，料到這玉臂匠還有幾分不了解——幾分不懂得吳軍師的「策略」的奧妙，他蕭讓猛地地擔起心事來了，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知道這位朋友的嘴巴原來靠得住，和他手裏的刻字刀一樣可靠——從沒放鬆一絲一毫，但是眼前這「石碼」的事兒太重大了，他蕭讓便覺得很有再切實叮囑一番的必要。

然而要把吳用的「策略」解釋明白也頗困難，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勾當，本來全靠的「公平」二字，叫大家心悅誠服；都是受不過冤屈，總來這水泊裏落草的，失却了「公平」，也就不配做強盜。同是頭領，同是忠義堂上的虎皮交椅，誠然也還有個第一第二之分，但這是紀律呀！沒有不守「紀律」的強盜。而況「主座」屬誰，也該付之公議，不應當有私心，弄詭作。不幸的是軍師吳用今回的「策略」看起來太像是詭計了。

把軍師吳用囑咐過的話語想了一遍，然後輕聲兒慢慢兒說：

「金二哥，你看，玉麒麟，比宋大哥如何？」

「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呵！」

玉臂匠頭也不搭的回答了。

「哦——金二哥，好歹，總有個，高下罷？」

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剝落剝落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衆多兄弟，都說，玉麒麟，仗義疏財，一身好武藝，心地又直爽；宋大哥兀自佩服。金二哥，看來這莫是玉麒麟強些罷？」

這回卻把玉臂匠的頭掀起來了。對於蕭讓的忽然議論到宋盧的短長，金大堅深覺得詫異。自己不是屢次承蒙他告誡莫要臧否水泊內的大頭領麼？今兒他自己亦犯了規麼？和他的刻字技術同樣地古朴的金大堅的心，忍不住暗笑：老沒有機會發洩的幾句話便說口衝出來了：

「人總是成羣打夥的。和盧員外親近的一夥兒自然說盧員外好哪。」

「不，不，不，金二哥，是和盧員外出身相彷彿的人，纔都說盧員外好。」

玉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定睛瞅着蕭讓。

「金二哥，你總知道，我們一百單八人，不是一樣的出身呀。如像白勝兄弟，他原是破落戶潑皮；阮氏三兄弟，石碣村的遊民；孫二娘開黑店，公孫軍師是遊方道士；李俊、張橫，做水面上的勾當；這封是一夥兒。五虎將的關勝，呼延綽，他們原是朝廷命官，派來打梁山，的便是盧員外自己，先前何嘗不是跟我們作對麼？所以這是一夥了。金二哥，現在，你該明白吳軍師的妙計了罷。」

石

沒有回答。蕭讓悠然摸着鬍子，仍含笑，自己得意剛纔的一番從吳軍師那裏拾來的話語。

有這石碣，兩夥人便會合成一夥兒麼？這樣的意思也曾在金大堅心中一動。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濟事，所以還是不出聲，只眯着眼睛，用半個臉笑。

碣

突然蕭讓站起來，蹣跚到房門口，在門縫裏張望了一會兒，然後又回到金大堅身邊。滿臉莊重勇氣象，湊着金大堅的耳朵急促地輕輕地說：

「二哥，俺水泊裏這兩夥人，心思也不一樣。一夥是事到臨頭，借此安身；另一夥却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二哥，依你說，該是誰來做山寨之主？」

41

「哦，原來却是恁地！何不依了黑旋風的說法，爽快快快排定了座位，卻又來這套把戲，烏石碣，

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當着衆兄弟面前，心裏難受！」

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當的一下，把刻字刀擲在石碣上，大聲叫將起來。這一爆發，真是聖手書生蕭讓所不料的，他往後退了一步，學着軍師吳用的神氣，只管摸鬍子。

「二哥，話雖如此說，事情却不能如此辦，也須叫人人心服呀。單是替天行道杏黃旗上的一個「天」字，還不夠；總得再找出些「天意」來。這便是吳軍師的神算妙計！」

「天意！天意渺茫，就叫我們來替「天」行意！」

蕭讓沉吟着踱方步。他時時把眼光往金大堅身上溜。軍師吳用的高見是不錯的；玉臂匠金大堅無論如何不會了解這「策略」的作用。但自己曾在吳軍師跟前力保的是什麼呢？金大堅的嘴巴靠得住。是憑了十多年的老交誼，他蕭讓纔敢這麼擔保的。然而現在，好像有些不穩。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沒有什麼異樣。滋滋滋滋地又在那裏刻字，一條好臂膊上的肌肉突起來像是些褶摺兒。

總算放下一半心，蕭讓再回到太師椅上時，猛聽得金大堅又擲過來一個怪問題：

「旁的不管，只是蕭大哥，我們算是那一夥？」

蕭讓愕然了。軍師吳用從來不曾和他諍到這個。倉卒間他搬不出吳用的話語來應付。很想說是屬於宋大哥那一夥，可是又覺得礙口。

看見蕭讓也有對答不來的時候，金大堅却呵呵笑了。這笑像是一瓢冷水，澆得聖手書生毛髮直豎。

石

「我們——我，既不是趙官兒的什麼將軍，教練，教頭；也不會偷雞摸狗，開黑店，大江心裏請客官吃板刀麵；我們是靠手藝過活的。我刻東嶽廟的神碑，也刻這替天行道的烏碣。就是這們一回事。提起什麼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

礪

彷彿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錢似的，金大堅自己也不很相信竟會這樣地滔滔發議論。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劃一個圓圈，又興奮地加了幾句：

「看來我們水泊裏最利害的傢伙還是各人的私情——你稱之爲各人的出身；我們替『天』行的就是這個『道』呢！」

43

蕭讓楞着眼睛，只能摸鬍子。直到金大堅的刀尖和石頭相觸的聲音再鼓動他的耳膜時，他這纔醒過來似地率然問：

「是機密呢！金二哥？」

我當作從前給人家私刻關防一樣，決不走漏半個字！

陀 螺

一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球的筋肉運動即使在最溫柔地默着時也等於狠狠的一瞪。

女友還是那樣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嚷：「不要月餅，要紅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僞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

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起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在桌子上抓起了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喫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喫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勘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輔。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女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為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幕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罷！不過這與這一位有其文靜，卻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宕。這是

燙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革命旋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子，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媽？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勸得破麼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哈，什麼麼愛，她是勸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馨；成串的塵封往事也拉出來了，一些

愁眉，一些笑靨，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咀咒——啊，這一切！這癡歎，苦恨，癡怒，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斗然耀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纔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祕。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的深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烟。用力地呼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段人生旅程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筵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哪你從那小孔裏左看看，右看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箔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拆破那紙箔來看，你只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翹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翹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破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真實，沒有神祕，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烟橫架在烟灰盤沿，向桌子上的小時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子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

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妝品的隊伍。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摸着撲着，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挺直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驀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暈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上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頸子間亂灑。「我又笑，因為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為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的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麗，所以搽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餅乾，稀飯沖牛奶。」

二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牠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弩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

「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為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啃嚼，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却只有虛無主義的低伸；這是因為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咬着奶油酥餅乾了。病態！可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慶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是烟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哼着什麼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為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為房。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書。

「喂，他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庵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頭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脚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他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姨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為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了，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陀

「什麼佛經！進尼姑庵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嚇，爲的方便，也和唸阿彌陀佛一樣。」

螺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看見這位老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樣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褒揚某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副作用」，竟會當真增高某一人身分，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燬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卻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是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放着少奶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紫的葡萄，嫣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圓盤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銅的紙馬灰盆，桌子上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顛抖。孩子們圍在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饞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後懶懶地拖着腿，闖出大門，彷彿已經忘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咻咻地冲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鋪子裏賣的盡是破爛舊貨。烏黑黑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砲站在車旁的踏脚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蹺蹺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却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眸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一園』，仍得買門票。當年

票却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適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園去過，回來後也會對五小姐譚過園中的風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譚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爲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變，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屬於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痛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爲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却也不見你大聲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裏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妄麼？有人禁止我痛哭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妝飾，因為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為衰老的暗影時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人生鬥爭中的敗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的一點安逸那樣佻佻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劫的兵是沒有鬪志的。爲什麼？因爲他太早地計算到潰敗後個人的退步。一個人生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鬥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到什麼補養的。是鬥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妝飾，因爲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譚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瞧，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

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遙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的認真地觀着。行人道旁的一顆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個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

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蘭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靜清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球，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的瞠着，忽然她腳下一個踉蹌，夏的站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踩着腳說：

「呀，呀，該死，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罷？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噫！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牀上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過了兩三分鐘，就一

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托「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冊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會移動半步。

「Gill-ga-meshi 還有 Ha-usons-to-ini 是麼？」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陀

「對對，Oige——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拗口，再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到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名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詞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會裝飾過她的悵塞牢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擡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總什麼心事？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算了罷，今天是中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讀去！」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歡喜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棚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歡喜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樹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卻已換了方向了。達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為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譚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諱為「革命的智識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毫。而況那些放言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却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哀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譚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

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為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太過於誇張，徐女士立刻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譚話並沒受到沒口的讚許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他撒個「謊」來突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爲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喫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豔笑聲。

「小資產階級！又要戀愛，又要怕人看見！」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却已充滿了淒愴，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假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臉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是空」這

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非小資產階級者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辯，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籬，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頸子，蜷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舉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有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不肯聽。」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陀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却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位的太太們認明了已經再不能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螺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小資產階級的，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但如果據你所謂唯物的觀點來說，我剛纔的議論便成了不可諱的真實。」

61

現在中國一般自號爲最革命最新的女子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才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再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解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

「算了，算了，再諱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擡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兒童遊戲場裏現在是悄悄地似乎沒有人了。一片紫霧停掛在遠遠的公園外叢樹的圓頂。猛烈傳來了打靶的鎗聲，砰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烟霧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長安的積雪，渭水的寒冰，八個月的圍城，白骨，飛機，炸彈，餓殍，革命，女兵，華清池的溫泉，病院，傷兵，殺不盡的「反」革命，倉皇渡江，潯陽，秣陵，呵，梅女士，海嵐，月夜的東照宮，咄，東海線午夜急行車下，「便衣」盤問，又是病，嵐山，高雄，架空電車，琵琶湖，愛，憤，癡，恨，而現在又是日落的上海，又是這砰砰的鎗聲。多

變幻呀！誰說不呢？然而總不是「假的」也無所謂「空」！

五小姐這時在低着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小資產階級一對兒的冷笑聲不知爲什麼竟被關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擡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詳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像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就進出了興奮的一段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常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爲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嘆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真有點生氣，她站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徐女士的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却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服內，又鑽進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說的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拼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拼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說：

「我真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幹不動時，

我想謀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商量：「也還是不行的呢。公園是外國人的，在帝國主義者手裏要飯吃，洋奴，這個惡名聲却擔受不住。還是進尼姑庵去好些。」

陀
徐女士纒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真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麼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要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蝶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話，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慮很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反對。但是，五姊，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到死呢？並且現在拚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拚

命，努力，因為生命力尚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為我們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為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為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有死，却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打倒這老的黑影！」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手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淒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而我呢——咳，這該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麼能夠忘記老呀！」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小資產階級，詛咒着一切心滿意得的人；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靠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靜穩地穩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坐在她安靜

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先喫一顆她所剝白的生粟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八個，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閃爍着得了同志的革命黨式的喜悅。這在「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配，因為孩子們嚷得太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的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為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響亮而緩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涼然的眼睛立刻放出興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

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票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開譚。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腳地放直了喉嚨，靠牆角擺着的 Lord Speaker 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況，隨後是棉花，麵粉，橡皮；最後是沙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暮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走來開了電燈，便拖開方桌子擺杯箸。孩子們是更嚷得利害。

覷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和篋筐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喫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弩着嘴說：

「莫開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撇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她的啾啾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喫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爲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喫麼？因爲這裏忽然也有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牠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輪在被窩裏喫罷。」

「不——咄，誰還喫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却又充滿了悽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吃夜飯？」

徐女士很認真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遼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剖碎的蘋果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吃這個，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靜，恬適，而且瀟灑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樓下孩子們的嚷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箸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又在房門口出現。

「還是下去吃飯罷！」

五小姐挺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吃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還沒喫過，則又重新裝進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泥濘

機關槍叫了一夜，像狼嗥。天快發白的時候，村裏土地廟的什麼司令部前到了三輛裝鐵板的汽車，跳出幾個穿軍裝的人，氣急敗喪地跑進廟去。隨後便是十幾個穿軍衣的人一窩蜂湧出來，把兩隻笨重的木箱弄上車子，他們也擠了上去。汽車便札札地去了。以後便是潮水一般退回來的灰色衣服的兵，在村裏通過。卜卜地斷續的槍聲。火光。到早上七點鐘光景，什麼都平靜了。大路上趟着兩三個死人。雜貨鋪的茅草頂還在冒白煙，門外有一具赤條條的女屍，臉色像豬肝，一雙小腳已經

剝落。

又過了半點鐘光景，又是灰色衣服的兵從村裏三條出路灌進來。他們比先前過去的那些兵更污穢，更疲倦，而且矮小得多。他們像風一般通過了村子，只留下一小隊把守着出路。有幾個騎馬的人也找到了土地廟，將原先粘在廟門上的紙條撕去，換一條新的寫着紅字的白紙。四個荷槍的兵便站在廟門口。

於是新的事情便發生了。一些不帶槍的灰軍衣的人們在村裏發傳單，貼標語，挨戶敲着門，喚村裏人出來。一個白臉圓眼睛的青年，也穿着灰軍衣，拿了洋鐵的傳聲筒站在路中間吶喊。漸漸地從茅屋的小木窗裏鑽出了幾個帶辮子的焦黃臉，都睜大眼睛瞪視。看見來敲門的人雖然也穿「老虎皮」，可是都還文綉綉，又沒有槍，那些焦黃臉漸漸地便走出來，看把戲似的遠遠地圍住了那個拿傳聲筒的青年。

傳聲筒咕咕地發聲了。像是說夢話。焦黃臉的人們不懂得，但也有一件事懂得很明白：不用怕傳單和五彩印的花紙也塞到他們手裏了。他們拿着，隨後是傳聲筒不響了，灰衣人四散。焦黃臉的村民也回到茅屋裏納罕。

黃老爹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蹲在泥牆子旁悄悄地說話。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說：什麼民國！還是皇帝爺好！民國十六年了，年年有仗打，今年更不用哪！春頭是吳大帥的兵，後來是奉軍，現在……他有一句話想罵出來，但到底縮住了，光着眼向四下裏瞧。拿來的兩張花紙已經貼在土牆上。黃老爹瞧着花紙上的字。四十年前他趕過小考，後來又「訓蒙」，花紙上的字都識得，可是意義不明白。老三摹仿父親，也看那花紙，「農」字是認識的，「合」字也認識。早上被燒的雜貨鋪正叫做「合盛」。老七從小就幹的放牛割草的生活，却只愛看花紙中間那個細細的腰肢，短短的衣袖，揚起一雙白臂膊的姑娘。

「他媽的，真是共妻啦！」黃老爹忘其所以地罵了。他也發見那個白臂膊的姑娘笑嘻嘻地來在四五個男子漢中間，左右手還各挽着一個。老三也變了臉色，心裏却慶幸自己的老婆幸而在春闈死了。

「爹說得輕些，防他們聽得！」

「哼！共也是好，反正咱家沒有女的！」

黃老爹狠狠地瞪了老七一眼，想起孔夫子的話來。爺兒三個諱不下去了，三個都在苦苦地思

案，碎，碎！三個立即慌張起來。往地坑裏躲罷！黃老爹正在這麼想，外邊門上又有人打着了。老七過去張望，就拔開了門。進來一個灰衣人和本村的李麻子。灰衣人的白面孔上有笑影。

「這位黃老爹，只他會寫會念。」

「好了。就一同去罷。」

黃老爹抖着嘴唇說不出話來。李麻子加以說明了：是這位老總要村裏人立個會，辦村裏的事，要一個會石會寫的。他拍着自己腋下的一大包紙，說是也要把這些紙上的「告示」講給村裏人聽。

「我老了老了，眼花，幹不下啦！」

黃老爹惶恐地推辭，心裏感得不妙，這回落了圈套了。但是無效。李麻子夾着走了。老七蹲在門邊發獸。老七想石熱鬧，却跟了去。

農民協會成立了。黃老爹終天提心吊膽地害怕。他的事情是寫「花名冊」。同辦事的是十七八歲的一位少年，也穿灰衣服。黃老爹當他是上司。新花樣都是「上司」想出來的。村裏的小夥子趕來趕去尋土豪，找出躲在家裏的人要他們入會。老七覺得很有趣，但微感不足的是竟不會「共

妻」——原來共妻是騙人的，他媽的！他想。

機關槍聲和大炮聲離他們更遠了；守村裏路口的一小隊兵也早已向前去了；只有土地廟門口還有四個兵。廟裏還有十來個罷？也許沒有槍的灰衣人也似乎少些。一切是更見平靜了。村裏鬧烘烘地嚷着「入會」。婆子們和姑娘們也敢在路上露臉了。

忽然一天又到了些沒有鎗的灰衣人。五個或六個。那一定是「孩子兵」了。嗓音還沒有變成大人樣呢！可是「孩子兵」一到後就闖進那些茅屋拉着婆子們和姑娘們攀譚了。呼喊，恐怖，震動着全村。後來方知道「孩子兵」原來是「女兵」。村裏的婆子和姑娘兒也得立會，「女兵」是專辦這個來的。

黃老爹回到家裏便埋怨老三和老七。

「都是李麻子那亡八多事，你們兩個也攬德着要你老子去這就好哪？娘兒們也要立會，不是共妻是什麼！早晚是要共的啦！壞了良心天雷打的好好地咱也掛了一層泥！老天爺肯饒我，村裏人肯？」

老三張着嘴說不出半個字。老七却歪着頭，瞅着牆上的白臂膊姑娘。他心裏盤算的是：他們怎

樣共？那一夜，他做了許多步。

村裏的空氣緊張了，單身的小夥子又趕來趕去，私下裏忙着一些新的事。老七整天價跟在那些「女兵」後面，貧婪地等待新花樣的發展。

李麻子家裏擠着七八個粗男子，咬緊牙齒罵亡八的好哪！你說不共！巴結出好處來哪！你沒有媳婦兒？咱先來共你的！李麻子確有一個不麻的老婆，抖索索地躲在豬欄裏。

到下午，黃老爹的「上司」知道了，立刻召集村民開一個會。他直頸子嚷了半點鐘，要大家不要多疑。有一個「女兵」也出來演說。村民們不作聲，心裏不相信。他們回去把門關得緊緊地。婆子和姑娘們又躲起來。

十幾個粗漢聚在村前的樹林裏。太陽把地面晒得火熱，風捲來的黃泥堆像癩狗似的到處蹭着。粗漢中間的一個，有一張狹長臉，著名叫做「活無常」的，坐在一棵大樹根上，翻起了眼睛，憤憤地咕嚕着：

「說得好聽，都是哄人的！咱連一片泥也沒見面，說什麼！狗養的亡八來來去去的還不是一樣的貨？多了些新把戲——開會！他媽的！大熱天叫咱老子跌在火日頭下邊出汗！哼！這就算咱們的

好處啦！

「狗養的小亡八纔不是人！他們在土地廟裏倒樂哪！老七親眼看見來，可不是現哄着咱們說不誰信哪！」

年青些的一個說，咬着眼。

「也得讓咱們樂一下，咱們也要樂一下！」

又一個說。

「說是不共妻。嘿！新來的五六個幹什麼的？只准他們自己共，咱們先去共他們的，不去的不是人！他媽的！」

「還用你說！那個長條兒的，走起路來屁股扭扭兒的，真叫人嘴饞！」

大家哄然笑了。忍不住都嚥一口唾沫。

「幹罷！一輩子熬油鍋，受得夠啦！好容易守到這一遭，不幹，纔是狗養的亡八！」

活無常跳起來喊。一陣狂風將活無常的後半截話吹斷。黃泥着地捲起來，旋成了塵障，一衆人都給裹在裏面。

大概從老七嘴裏走了消息，村路上從此不見那幾個「女兵」的踪跡。黃老爹也有好幾天不看見他的「上司」，空氣是鬆懈下來了。活無常那班人却陡然活動起來。先是李麻子挨打了，這也有好幾種猜測；有的說是他說話「不小心」，有的說是他的不麻的老婆招的禍殃。耿家藏在地坑的幾石麥子也被搶散了。誰幹的？張家的老頭子不敢說。黃老爹出去，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拿半邊臉對他笑。

忽然一天人們發見土地廟門前的四個兵也沒有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多風聲跟着起來。許多行動又跟着風聲起來。一天內發生了幾次的凶鬥，也弄不明白誰同誰打，爲什麼打。活無常負傷了，不見了。另一邊也傷了幾個。夜間，火起來了。有人跑到門外張望着火起的地方，滿意地微笑着，便縮進屋裏。火燒的就是那土地廟。

第二天早上，一枝兵隊開到了村的北口，派人到村裏，說是要找鄉董去說話。沒有鄉董。上次那

些分傳單的灰衣人到時，鄉董和保正都逃走了。仍舊去找黃老爹。但是他躺在破榻上生病。最後只好是張老頭子去了。村裏人懷着不安的心情等着。

兵隊隨後也進來了。在露天支了篷帳。同樣是灰色軍隊，只是身材高大，而且是北方音；同樣也

帶着些傳單和花紙，只是並沒分發。

躺在破榻上說是生病的黃老爹被拉起來。又找到了老三，一齊押到篷帳裏問話。黃老爹全身料索着，感到情狀不好。但到了篷帳前，他看見插在泥土裏的一桿大旗，心裏倒反輕鬆些。他認識那旗幟，他也看明旗邊的一行字，都和他的「上司」的兵隊一樣，不過號數不同罷了。

「你幹過一些什麼事？」

有兩撇八字鬚的兵官模樣的人問。

黃老爹據實都告訴了。

「這是你的兒子？還有一個小兒了呢？」

「老七從昨晚起就沒回家。」

兵官微笑點頭，向旁邊的匣子砲手看了一眼，就有兩個兵把黃老爹和老三帶出去，在篷帳外邊鎗斃了。下午，帳篷裏的人出來向村民徵發了。李麻子家還有一頭豬，張老頭子還有藏在地坑裏的穀，某某家還有什麼什麼，都徵發去了。村裏人覺得這才是慣常的老樣子，並沒不可懂的新的恐怖，都鬆一口氣，一切復歸原狀。

老七蹲在村外的樹林裏。他的衣服上有幾處血污，他的頭髮重，他的身體往上浮，他的嘴裏乾苦。時時有一個幻象在他眼前晃，那就是張開了兩條白臂膊的花紙上的標緻姑娘，昏迷中他的嘴唇翕動，似乎在說：

「原來是哄人他媽的！」

神的滅亡

一

世界上有所謂「神」這一族。他們靠着傳統的神權，統治了世界。他們有無數的兄弟子姪，徒子徒孫，做他們的羽翼爪牙。他們的權威建立在刀尖上。

他們有自利的道德信條。他們高高在上，荒淫享樂。他們在地面上到處散布著貪詐，淫邪，榨取，強暴。他們的獸行引誘一般人到腐敗墮落。而在這一切暴力，欺詐，荒淫，腐敗——這重重的壓迫下，人們痛苦地呻吟着。

世界上各民族都會經過了這樣「神」的暴虐時代。記載這時代的史實的文藝作品，我們現

在稱之爲「神話」。這些神話，自然要稱頌「神」的治權，「世世勿替，萬壽無疆。」因爲不是善頌善禱的文章就不能夠「源遠流長」。

然而古代的北歐人卻在他們的「神話」中唱出「倒板」來了！他們老老實實描寫了「神」的不可挽救的滅亡！

二

神中之王奧定，坐在天宮裏的寶座上，半閉著他的獨眼，很滿意地微笑着。他照例戴着青色的風兜，穿了件灰色的長袍；他的長矛倚在他肩旁。一對黑色的大鴉停在他的肩上，輕聲兒報告着秘密的情報。

這一對巨大的黑鴉是奧定的警察。每天他們出去偵探世上人們的舉動，到天快黑時回來報告。今天他們帶來的消息可有些不妙：在下界，被壓迫者震響他們的鐵索，掙扎着要反叛了！

笑容漸漸退去，奧定額上的獨眼愈睜愈大。他慌慌張張朝左邊看看，又朝右邊看看。於是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那寶座兩邊的整整齊齊排成人字形的十二隻金交椅全都空着。那十二位安邦定國的千歲爺都去尋快活去了，只撇下他老頭子一個。雖然是神中之王，奧定卻不是全智全能者；

不但天生的五官不全，少了一個眼睛，並且他除了手裏的長矛使動起來還利害，別的本事可就說不上；講到心計，更其不行，他那只會搜刮金珠寶貝的王后弗利伽就能夠容易愚弄他。一向就靠那十二位小王爺幫着統治這世界，現在聽到了那黑鴉報告的惡消息卻就碰到那十二位都不在左右，奧定怎麼能夠不着慌！

他巍巍顛顛地從寶座上站起來，手裏緊捏着他的長矛；寶座腳下蟄伏着的一對狼種犬也立刻警覺地跳了起來，搖着尾巴，又露出一露牠們那喫人的鋼牙。這一對畜生知道主人又要殺人，又可以飽餐一頓人肉。然而奧定只不過站了起來罷了。他睜大了他的獨眼，兇狠地望着下界。他要親自看一看明白。

下界是漫山遍野的愁雲怨霧，黃澄澄，紅閃閃地動盪。多麼可怕！卻是看不明白到底有什麼動作。

看了半天，還是沒有主意，奧定忽然恨恨地喊道：

「十二個全都溜走了，叫我老頭子一個人看守老家，真不成話呀！一定是打夥兒去和那騷貨

弗麗亞鬼混去了，他們倒快活！」

他這話可就猜對了。天宮中最美貌的女神弗麗亞和那些小王爺全有點不乾不淨的勾當。她的淫亂早已是公開的祕密，就是她的丈夫也拏她來沒有辦法；她的美貌也實在太迷人。就是奧定自己也和她偷偷摸摸，並且也不能怪那些年輕的千歲爺做事荒唐。奧定他自己何嘗不是看見女的就要弄到手呀！除了那名份上的正室弗利伽，他的小老婆多到記不清了；只就他時常偷偷地去幽會的來說，就有那地上民間的小姑娘林達，那遠居北荒的女巨人格利特，那海邊的九姊妹波浪女神。並且奧定雖然以「偷常」教人，他自己就是第一個蕩棄「偷常」；他的正妻弗利伽原來就是他和前妻夷特所生的女兒呀！而這夷特現在也還生存，反做了他的小老婆。荒淫穢行，本就是天宮的特色。奧定怎麼能夠管束他的兒子們去和弟婦排行的弗麗亞勾搭！

但現在，奧定不能不恨這美貌的弗麗亞了。他也恨極了他的那些寶貝小王爺。爲的事變當面，他們卻還有心情去耽安享樂！

三

愛神弗麗亞那金碧交輝的宮殿裏噴騰着無顧忌的歡笑。這時候，月神瑪尼正驅了他的車子從東邊天空上來，他的臉色慘白，他的手抖着；他驚惶地時回頭去看車子後面追上來的三匹巨

狼。這三個就是巨狼芬列司的後代，在鐵樹林的深處喫飽了惡人們的骨頭，現在已經長得異常強大；他們的父親芬列司雖然着了奧定的騙，被囚禁在林尾島上，可是他們比父親更厲害，時時刻刻追逐那日神沙爾和月神瑪尼，想要一口把他們吞下。因為他們知道吞下了奧定的忠僕日月神就是他們的父親得到解放了。而現在，他們幾乎追上了那瑪尼，他們的利齒幾乎咬着了瑪尼的衣服了！

然而愛神弗麗亞的宮裏依舊關咽着無恥的淫笑。

亡 滅 的 神

狂可地奧定挺着他的長矛趕到宮門前來了！他的臉色鐵青，他的鬍子根根像是鋼絲似的，他的獨眼睛射出了凶光。宮門前的九個侍女——她們就是那有名的白衣素鎧女郎凡爾凱耳的，都嚇得慌了。她們以為又是那老把戲，那演過不止一次的醜劇：老子跟兒子喫醋爭風來了！可是奧定的獨眼睜得大大的，睜住了她們九個，她們心裏雖則着急，卻也不敢動。弗麗亞的籠禽——燕子和杜鵑，瞧着情形不對，都撲撲地飛走了。咪嗚！弗麗亞那拖車的黑貓剛探頭到宮門口望了一眼，就趕快縮回去。這畜生懂得人意，牠回去給女主人報信去了。九個凡爾凱耳都聽得那「咪嗚」的一聲，心就放寬了些；牠們九個中間有一個就上前跪着叫道：

「老大王聖安——」

一句話沒完，奧定暴躁地將長矛一擡，斥退了那九個姑娘，一聲不出，就闖進宮門，他的那一對狼種犬張牙舞爪地緊跟着。

他一路進去，那裏邊的調笑聲浪就一路低下去，低下去；到得那純金的寢宮門前時，美貌的弗麗亞搶步出來迎接了。金黃的柔髮，碧玉似的眼睛，白嫩的頸間圍着那珍貴的閃光頸串，而又是一盆火似的熱香。奧定的態度立刻就軟下去了！但是，看他的身上，只穿了件鬆鬆的白袍呢！沒有那鎧甲，也不帶那頭盔，更不用說梨花鎗和鋼盾了！簡直像一個剛從牀裏爬起來的平平常常的藩婦，幾曾有一星兒威武的氣概，這樣配帶領九位凡爾凱耳上戰場鼓勵士氣麼？奧定的臉色便又立刻放沈了。擺出老大王的架子來，他看定了那弗麗亞的俏臉兒，厲聲呵斥道：

「你這麼隨便便披了件衣服就出來見我，還成個體統麼！你的鎧甲，你的盔，你的鎗，你的盾，都丟到哪裏去了呀！咱們的家教是快樂的時候不忘記廝殺，你們都昏了麼？你這樣完全沒有武裝！」

然而妖豔的弗麗亞只是吃吃地笑。

過一會兒，奧定哼了一聲，鄭重地問道：

「他們躲到那里去了？叫他們出來！我得了警報！」

「呀，警報麼？」

弗麗亞也有點慌張，不笑了；她擡頭望天空看了一眼。月神瑪尼驅着車子逃命似的在那里快跑，三匹巨狼的黑影子緊接着那車子的後輪，有時幾乎抓住那車輪，有時又落後些。情勢委實是非常緊迫！弗麗亞那紅噴噴的嫩臉兒也有點變色了。她一邊正在瞭望，一邊聽得奧定粗聲地回答：

「烏鴉來報告：咱們的確人都想翻身呀！」

「噯——嘻嘻，可是那一對烏鴉慣會造謠，輕事重報！老大王來看罷——」

突然弗麗亞又軟聲笑了起來。她一邊說着，一邊就挨到奧定身邊，她的柔軟的白手捏住了奧定那挺着長矛的手，連手連矛抓起來向正南面一指，又故意嬌聲問道：

「老大王那邊的五彩長橋是什麼？」

「咄！你連這個也不認得了麼？這是到咱們天宮裏來唯一的要路：有名的虹橋！」

「哦！可不是！我倒並沒忘記這是虹橋橋的那一頭，不是還有老大王的小王子——永不會睡

覺的千歲爺亨達爾在那里瞭望麼？他的報警的銀角安安穩穩掛在新月鉤上，他並沒掣在手裏呀！
 老大王烏鴉是造謠罷了！」

「咳，咳——那個——」

奧定喃喃地說不下去了。他第二次軟化了。從弗麗亞手掌心傳來的熱電，還有她那口吻間的熱香，把這個老大王的怒氣全都融解了。弗麗亞又拉着奧定的手換一個方向指着問道：

「可是，老大王，那邊一片青色裏閃出萬道金光來的又是什麼地方喲？」

「嘻嘻！狐媚子！你明明知道，又要問什麼！」

現在是奧定也忍不住笑了。他的獨眼釘住了弗麗亞的白胸脯，醉迷似的看着。

「不錯！我知道，那是戰士的宮。那是我帶領着九個凡爾凱耳歷年來到下界去選擇來的幾千幾百勇士居住的宮。老大王養了他們好多年了，他們都願意拚命保護天宮。老大王還愁什麼？反叛的陸克鎖在地穴裏受毒蛇的毒涎鑽心，老大王不是還聽得他的痛嗥麼？無敵的芬列司也依然囚禁在林尾島上，餓的肚子都快癟了！咱們現在是太平世界，愁什麼？我就是卸了那笨重的鎧甲和頭盔，不掣槍，不掣盾——歇這麼一晚上，就會出了亂子麼？老大王，我唱一支小調給你進酒，叫凡爾凱

耳他們九姊妹來跳一套天魔舞罷！」

弗麗亞妖媚地說，手臂捲住了奧定的腰，扶他進宮。她的寵禽——燕子和杜鵑，在他們倆頭頂飛繞鳴叫。奧定不作聲，把他的長矛倚在宮門上，就讓弗麗亞拉着進去了。那一對狼種犬也想跟進去，可是被弗麗亞一聲呼斥，牠們就夾着尾巴逃出來守住了那根長矛打瞌睡。

快樂又充溢了弗麗亞的寢宮和天宮的每一角落。只有那「虹橋」的守護神亨達爾睜着炯炯的一雙眼瞭望着天空，地上，幽冥——這九界。他時時替苦逃中的瑪尼捏一把汗，可是瑪尼居然也還能逃。

四

愛神弗麗亞的「樂觀」實在也是天宮中普遍的思想。就是老大王奧定也覺得他的統治權安若泰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震撼他。

雖則下界瀰漫了怨恨，叛亂的火焰正在到處延燒，然而奧定細想來，到底不怕。最大的叛徒陸克不是早就鎖在北荒地穴裏的巖石上麼？爲的要製一付永遠不會斷的鎖梏，奧定他們殺了陸克的兒子，取這少年人的臟腑來用了魔法製成。是一付傷心慘酷的鎖梏，奧定他們還不放心，又弄來

了一條巨大的毒蛇，盤踞在陸克頭頂的石上；蛇的毒涎永無休止地一滴一滴落在陸克臉上和胸前，那就比火燒還要痛。如果不是陸克那忠心的老婆——女巨人薩音長年捧着一個盤子接住那蛇涎，那陸克怕早已毒死了罷，但即使有薩音的忠心，可是當她要傾去那盤子裏的毒液不得不暫時離開她職守的一刹那間，陸克的痛嗥聲也就震散了幽明九界。

老大王莫定和他的貴族們坐在天宮裏聽得了陸克這呼痛聲就忍不住會驀然微笑；他們相信他們的統治權就像鐵鑄一般堅牢。

並且那無敵的巨狼芬列司也早就被莫定他們囚禁在林尾島上。這又是神們的欺騙手段的大成功。因為和芬列司鬪力是無望的，神們於是收買了會魔法的黑侏儒，特造了一根魔法的繩索；那材料是貓的脚步聲，婦女的髮山的根，熊的貪慾，魚的聲音，和鳥的唾液。這是一根很細很細的絲繩，然而異常地異常地堅牢，並且是愈用力扯，就愈加強韌。可憐的芬列司不懂得這繩子的厲害，就落了圈套。他掙扎不脫身，雷一般怒鳴了；神們聽着那嗥聲會使自膽落。於是最卑怯的季設也使用來了；他們擲一把劍到芬列司的嘴裏，撐住了他的上下齶，使他不能再啼。

此外還有一個黑爾，也是神們的對頭。黑爾的一夥還有巨狗茹姆，也不好惹。對於這兩個剋星，

神們的政策又從壓迫轉爲「懷柔」了。他們請黑爾做了幽冥世界的主人，並且剝削到死人身上，要每一個死人用餅來賄賂那蠢笨的茄姆，算是進鬼國的「門包」。

只有那日夜孜孜不倦地咬嚼那長命樹（神們的命根）的毒龍納特霍格，全不理神們的任何威脅利誘。神們幾次三番會議，想不出好辦法。這是他們美滿統治上的一點破相！他們唯一的救策是努力自己武裝。不但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各人有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那浪漫的愛神弗麗亞也常年頂盔擻甲擎着槍。

並且他們又收買人類中間的「萬夫雄」來做死黨。這些「勇士們」由美麗年青的凡爾凱耳們接引上天宮後，就安置在華美的伐爾哈拉（戰士宮）。這宮的牆壁不是磚砌的，卻是成排的鋼鎗，磨得雪亮，閃閃地耀着青光；這宮的屋頂也不是瓦蓋的，卻是金盾；宮裏的椅子全都披着鐵甲。這宮有五百四十道門，八百個戰士可以成一排進出。這是奧定他們的衛隊的大本營；而這些戰士們每天的生活也是異常舒服。他們喝的是羊乳，喫的是野豬肉；他們的解悶方法是醉飽後互相撲打，或是和凡爾凱耳九姊妹調笑，他們共享着那九位美麗年青白衣的女郎。

他們唯一的職務是萬一那虹橋的守衛者亨達爾吹響了報警的角聲時他們上戰場替奧定

他們廝殺！

然而下界的叛逆的怒潮却也天天聲勢擴大。陸克和芬列司更努力掙扎。山谷全震動了。巨狗茄姆也識破了餅的賄賂，在地下咆哮。毒龍納特蜜格更用力咬那長命樹。而且那三匹巨狼愈追愈快。月神瑪尼和日神沙爾已經喪膽落魄，快就要跑不動了。神族的大崩潰不可避免的了！

五

那不可避免的「一天」終於來到！這一天，正當黑夜將盡，東方破曉的時候，老大王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整齊排坐在天宮裏正待商議他們各人怎樣分班享有那美麗的弗麗亞。猛可地那一對黑老鴉啞啞地驚叫着直飛撲了進來。

神們全都嚇得變了色。雖然只有一隻眼，但此時奧定却看得明白：剛從東邊天角驅車上來的沙爾驀地一個失脚就被那三匹巨狼追上，連人帶車咬得粉碎，而且這三匹巨狼立刻像閃電似的追上了那戰戰慄慄正要從西邊天角下去的瑪尼，也把他撕成片片！一陣血雨就好比漆油一般落到那到處是忿火的地面！

轟轟轟！

整個地面上烈焰爆發，天宮也岌岌震動了，星兒都隕落。奧定他們全夥兒跳了起來，但同時他們的敵人陸克芬列司、茄姆，也已經掙斷了鏈格，毒龍納特霍格也咬斷了長命樹的根，這蔭覆全世界的大樹的每一張葉每一根鬚莖都在抖顫。高峙在戰士宮巔的紅雄雞喔喔地叫了，虹橋的守望神亨達爾也立刻吹起那報警的銀角，響激了全世界！戰士宮的五百四十道門一下裏開直，如雲的甲士奔騰如電，馬的鐵蹄滾過那虹橋，直向那預定的戰場去了。這大軍的最後是老大王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縱使是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

現在是全宇宙分成了兩個營壘，全宇宙的被壓迫者聯成了一條戰線！從地下世界來了黑爾和茄姆；從遠遠的冰雪的北荒來了那曾經被神們征服過的冰巨人和霜巨人的後代；從南天來了那火焰巨人蘇爾、爾，仗着他那把碩大的火焰刀。從海底來了那環繞大地的巨蛇伊蒙、更特爾，把海水激沖有千丈高。他們都到了那虹橋外的大戰場，會合了芬列司和陸克。最後的鬭爭開始了！

但是老大王奧定還要偷忙去叩問他的「國師」——運命女神三姊妹諾爾揚。他催動他的八脚神馬，到了那斷根的長命樹下，一眼看得明白時，他的心就亂跳，他全身的汗毛都豎直了。原來諾爾揚三姊妹都戴上了面網，石像似的坐在那里不動，她們日夜辛苦織成的運命巨網已經撕得

粉粹，擦在地下。

「呸！」

奧定只喊得一聲，回馬就走。他明白了自己的命運了，但他還有點妄想。他立即跑到那神祕的井密密爾跟前，輕輕兒祝道：

「神祕的密密爾呀！法力無邊的密密爾呀！如果今天是我和我一族的末日，我願天地和我一齊燬滅了罷！如果我們的後代還可以重建起基業來，讓他們承受我的家教，即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一些面目！人們是不能讓他們平等自由的，大多數的人必得由少數的人管轄！神聖的密密爾呀！這是我最後的話！」

於是奧定咬緊着牙齒跑回大戰場，迎頭就碰着了巨狼芬列司。交戰只一合，芬列司就吞下了那威權無上的老大王！

在一場兇惡的混戰中，神們以及他們的戰士全都死了，但是正應着奧定的默禱，神們的敵人也戰死了，只有火焰巨人沒有死。他揮動他的火焰刀，一陣大火熱了幽明九界，燒焦了那神們的長命樹，燒平了那天宮！

這就是北歐神話所記載的「神的滅亡」。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鬭爭。「神」是古代的統治者，——宗教上政治上的首領，所謂「酋長」。並且正像北歐神話說的還有第二代的神。人類史上也就有過封建的皇帝，而現在還有資本主義的霸王。人類的鬭爭還在繼續。不過這不是神話中的題材了。

微波

微波
午飯擺好了，一碗紅燜肉，一盤魚，兩個碟子：紫陽觀的醬菜和油燜筍。李先生戴上了不大深的老光眼鏡走近飯桌的時候，燒飯娘姨又送上滿滿的一盤炒雞丁和一大碗的火腿白菜湯。

李先生朝飯桌看一眼，輕輕嘆一口氣，兩手撐在飯桌邊兒上，墩出了他那禿頂的油光光的頭，再看得仔細一些，然後落坐，舉起了筷子，又嘆了一聲，輕輕的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窮了！這一點菜夠這一桌子人！」

93
李先生這話是沒錯的。這裏是滿滿一桌人：李先生對面就是李太太和八九歲光景的三少爺：

左邊是大少爺大少奶奶一對兒，大少奶奶手裏還抱着李先生的三歲不足的孩子；右邊是大小姐和二少爺，兩個全是吃量很好的十八九歲的小夥子。一桌坐滿了，但還有一個人擠不上去；這就是站在李先生背後的姨太太。自從李先生一家做了上海「寓公」以後，這位叫做寶姑娘的姨太太每餐總捱不到一個坐兒。總是要等到李太太或者大小姐好不容易放下了碗，她才頂補上去。好在這位寶姑娘原是鄉下小戶人家的女兒，進李家來是伏小慣了的，要她如何她就如何，從不蓬一口大氣。

吃飯的時候，三少爺吵得最凶，大少奶奶手裏抱的孩子却也啾啾呀呀很會出花樣。李先生好像全沒有聽見看見，捧着飯碗只顧呆地出神。

他想到住在鄉下的時候，每頓飯總是兩桌，男歸男，女歸女；三開間四進的大房子，一家人住得怪舒服的；沒來由搬到這上海來，全家擠在鴿子籠似的三四間屋裏，到了好大的租錢，菜也費；每月的澆裏比在鄉下時大了幾倍；——想到這裏，他把頭一幌，心裏又嘆着氣說：「真是！一天一天弄窮了。」

自己還是少爺的時候，他李先生常來上海，而且一住幾個月。後來他從少爺變做老太爺了，就

覺得鄉間住也還舒服。這就輪到他的兒女輩「蒼蠅見血」也似的渴慕着上海。這一次全家都搬了來，也是兒媳們竭力攬登的。兒子是三日兩頭地在老頭子跟前說：「鄉下太太太平了呀！昨天張家已經避到上海去了，聽說趙家和孫家只在這幾天裏也要搬！」可是李先生總打不定主意。直到同鎮上一家布店的少老板遭了「綁」，李先生這才心裏一跳；可不是麼，家道比他差得多的人尚且被土匪看中，那他李先生豈不是更危險？然而他又自己寬慰道：「少出門，坐在家裏，難道打進門來？」媳婦和女兒却整天囑咐得厲害：「土匪也要綁女人的！」李先生只當不聽見，有時「噫」了一聲，慢慢地搖頭。可是「綁票」的恐怖還沒鬧清楚，另一件事來了；那一年的教育經費沒有着落，縣裏發了教育公債，因為李先生是五六百畝田的大主兒，派到他身上的債票是一千。這可把李先生嚇了一大跳。近來米價賤，他收了租來完糧，據說一畝田倒要賠貼半塊錢，那裏還能跟太七年前相比呀！於是硬一硬頭皮，爲了避土匪，也爲了避「債」，他全家搬到了上海。

除了田地住宅，李先生這一年來把他所有的財產都變成現錢，存在一家新開的銀行裏。利息是厚的，公館裏按月的開銷，也勉強敷衍過去。三個月前，他又費了無數的口水把內地幾家商鋪裏他搭的股子陸續都拆了出來，一共也有三四千罷，也都存在他認爲可靠的那家新銀行裏。當內地

的一個商舖的經理——頂難纏的一位，終於不得不讓李先生拆股，而且譏諷似的對李先生說：「老兄，你存銀行，也不過一分二利息，我們舖子裏前幾年還做到一分五呢！就只這兩年來派派官利，湊了八厘，老兄是有家當的人，何必這樣着急呢！」這當兒，李先生好像也覺得錢都搬到上海來吃死利息不是個久長之計；但是他知道內地的商舖一年一年做的是「下水生意」，他不安想五六年前那種一分五六的好處；他除了勝利地朝那位經理微笑着，一句話也不多說。

但是利息雖然勉強夠開銷，李先生每逢月底算賬，就有一百二十分不願意。「要是住在鄉下，除開銷還可以多下一半呢！」——他這樣想。最近，他這「不願意」縮短到每天要來兩回；那就是吃飯的時候。在他的算盤上，每月夠開銷沒有多少餘，就是「窮下去」。這也是不錯的大女兒還得出閣，要化錢，二兒子娶親，更要化得更多些，何況還有個八九歲的三兒，何況說不定那寶姑娘還會生出來——好像她至少一兩個是要生的！

飯快吃完的時候，拍拍拍，大門門環上響了三聲。李先生放下了碗，連聲叫道：「慢點開！慢點開！問問清楚！」他住在上海，也還得提防着騙門進來的強盜。然而娘姨去看了來，沒有人，只有一封信。李先生聽是信，立即又想到詐嚇信。手指頭微微有點抖，拿過來看時，却原來是鄉下來的。

這是代李|先生經理田產的人寫來的信；他說，今年大旱，鄉下人是苦樂不均，有些地方粒米無收，有些地方倒還有個八成，李|先生那些田產，拉勻了稱，可有六成，不過收起租來，恐怕喫力得很。

李|先生笑了一笑，捏着那信紙，又只管出神。

大兒子和少奶奶咬了一會耳朵，就悄悄地溜出了大門。李|先生知道他們又是看影戲去了，在平時，他至少要說他們幾句，雖則他們用的是自家「私房錢」，李|先生實在也管不了他們。但今天他只對這一雙佳兒佳婦的後影瞥了一眼，他心裏忙着計算收租怎樣，米價如何。

前些時旱象初成，而且米價步步漲的時候，李|先生走進走出咕嚕着「米價漲，好商可惡，而他家裏吃口重。」可是眼前這封信告訴他田裏還能夠統扯個六成，他就又覺得近來米價到反跌落些是不應該的，又是好商可惡，私進洋米。

他左手摸着自家油光光的禿頂，心裏又要咒罵米商，又要想法怎樣收租這當兒，忽然後門上又蓬蓬響了兩聲，他凸出了眼睛，正想開口，一個人氣急敗喪早闖到他跟前，是他的大少爺，手裏擎着一張報紙，叫道：

「中國興業銀行倒了！爸爸，晚報上登得有！」

「呀！什麼！不會的！前幾天牠還新添了一個支店呢！呵呵！」

李先生搶過報紙一頭看，一頭說，禿頂上立刻佈滿了汗珠。

李太太，大小姐，二少爺，還有寶姑娘，都擠到李先生跟前，睜大眼睛。七八歲的小少爺爲的正在要一樣東西忽然沒有人理他，就躲着脚大發脾氣。娘姨抱了不滿三歲的小孩子也在門角邊張望。

「啊！啊！」李先生回過氣來似的喊一聲，手一鬆，報紙落在地下。報紙上登載得那麼詳細，還能假麼？李先生的全部財產，每月的開銷，一下子倒得精光呢！這裏頭還有李太太和少奶奶的金器，還有大小姐他們三姊弟從小兒積得來的拜年錢壓歲錢呢！屋子裏登時鬧得像菜市。

這一會兒，李先生咬緊牙齒說道：「明天我就回鄉下催租去！明天就去催租去！唉！唉——偌大一家銀行，會倒的！」

秋收

一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求過

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喫過什麼藥；他就仗著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可是第一次離床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鏽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著，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却也忍不住嘆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撐着兩根額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是不「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寶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寶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繭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晒了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着那蹲在泥灶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寶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蓬鬆着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灶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噙着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嘔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灶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灶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剝必剝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灶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滿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煙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灶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灶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牠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床上也曾摸過小寶的手，也曾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瘋子游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嘟嘟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覓到鍋子邊湊着那熱氣嗅了一會兒，就回轉頭攪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喫！我要——我想吃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去對了灶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收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吃。爺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吃。」

老通寶的一隻枯瘠的手抖竅竅地摸着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中人」向鎮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却覺得那仍舊是哄

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着「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吃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吃？不幸是近來半個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着兩泡眼淚望着他的祖父，肚子裏却又在咕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壞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回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會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蠶忙以前，他家也會斷過米，也會燒南瓜當飯吃，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瀉瀉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住「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擻擻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一

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噁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吃完，晚上小寶的爺總該帶回幾升米來了——噁，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吃一碗罷！」

秋
噁！噁！噁！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鏟着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一碗南瓜就擡頭頭地踱到「廊簷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噁着，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收
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雞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吃過飯的男子銜着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簷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吃喝着談着，但現在，太陽光暖 and 地照着，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着，這村莊却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簷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變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噁完了，老通寶瞪着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那些隔河的

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吸着。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着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窠」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風」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却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原也聽就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聲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着他瞧。這是他家緊隣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貨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爲近瘦，

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着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却竟是這個「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晒到他腳邊。於是他就想起這時候從鎮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嚥着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嚙口水。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着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床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着。沒有回答。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鄰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還擎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冲着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嚙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豔羨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沉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却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就吃「饅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竟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得很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放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鎮上掣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掣米，白米！」

老通寶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

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却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睨着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着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麼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吃！」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簷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瞋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驀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踱過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他心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

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斯文話」，例如叫銅錢爲「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寶眷」，尊駕」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這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道，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你看，村坊裏就像「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星，不知道到哪裏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兒見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一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說：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兒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喫大戶，拾米囤，是前天白洪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兒，尊駕肯惹剛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罷，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抖著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常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好，令郎的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睜，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下，嘴唇顛顛地抖了。噢，大戶，搶米囤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喫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孩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到他自家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瞧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

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開禍了！日下聽說「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晒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幾顆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迷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

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面這一「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

「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後來他發了善心，除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囤著百幾十担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今天我們除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糧米。這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沉地說着，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籃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癡癡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望著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望那兩口米籃，覺得今天

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忤逆，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隻金元寶罷！」老通寶雖然拿出來「祖傳」的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重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得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化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造這棚也曾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擻擻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而走，一邊叫道：「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倒霉的東西，養不起豬，擺在這里幹麼！」

噓噓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

她把嘴唇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髒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著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量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老通寶觀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着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偏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奔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沫，搖着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抄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完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着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着說道：

秋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哩！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誤？」

老通寶咬着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

「當真沒有黃道士，絲瓜纏到豆蔓裏！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橋去。老太婆女人打頭，男人就不過幫着搖船。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不瞞你！」

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也就顧不得老婆的叮囑，說出了真情實事。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不肯洩漏，一是幫着搖船的多多頭在本村裏實是在是領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要是今天借不到錢，量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幫她們「搖船」去。

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暫時沒有話。

113

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老通寶家的煙囪裏開始冒白煙，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四大娘的聲音喚着：「小寶的爺！」阿四趕快應了一聲，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卻又站住了，鬆一口氣似的說道：

「眼前有這三斗米十天八天總是夠喫的了；晚上等多多頭回來，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

「這豬棚也要拆的，擺在這裏，風吹雨打，白糟塌壞了拆下來倒底也變得幾個錢。」

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言外之意彷彿就是：還沒到山窮水盡，何必幹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然後，他也踱進屋子去了。

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村裏「出去」的人們都回來了。小寶像一隻水老鼠蹩了出去找他的叔叔多多頭。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灶裏，也就趕到稻場上，打聽「新開」灶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噉噉地。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噁口水。他的肚子裏也咕咕地叫了起來。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些別的事。他在計算怎

樣「教訓」那野馬似的多頭，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快就來到的「田裏生活」。在這時候，在這村裏，想到一個多月後的「田裏生活」的，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

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打算明天再撐着「搖船」到鴨嘴灘，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鎮上」去。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與奮地議論這件事，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

「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我不認賬這個兒子！」

收
喫晚飯的時候，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這樣罵起來了。阿四噁着嘴巴不開腔。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這一晚上，老通寶睡不安穩。他一合上眼，就是夢，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他總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在牀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又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朦朧中他又聽得阿四他們牀上嘖嘖咕咕有些聲音；他以為是阿四夫婦鋪枕頭邊說體己話，但突然他渾身一跳，他聽得阿四大聲嚷道：

「阿多頭爹要活埋你呢！——咳，你這話怕不對麼？老頭子不懂時勢，可是會不會迷天大罪都叫你一個人去頂，人家到頭來一個一個都溜走……」

這是夢話呀！老通寶聽得清楚時，渾身汗毛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他撐起上半身，叫了一聲：「阿四！」

沒有回音。孫子小寶在夢中笑了起來。四大娘唇舌不清地罵了一句。接着是床板響，接着又是鼾聲大震。

現在老通寶睡意全無，睜眼望着黑暗的虛空，滿肚子的胡思亂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黃金時代」，家運日日興隆的時候；但現在除了一疊舊賬簿而外，他是什麼也沒剩。他又想起本年「蠶花」那樣熱，卻反而賠了一塊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從祖父下來代代「正派」，老陳老爺在世的時候是很稱讚他們的，他自己也是從廿多歲起就死心塌地學着鎮上老爺們的「好樣子」——雖然捏鋤頭柄，他「志氣」是有的，然而現在他落得個什麼呢？天老爺沒有眼睛，並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爺還給他阿多頭這孽種。難道隔開了五六十年，「小長毛」的冤魂還沒轉世投胎麼？——於是突然間老通寶冷汗直淋，全身發抖。天哪！多頭的行經活像個「長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寶

猛又記起四五年前鬧着什麼「打倒土豪劣紳」的時候，那多多頭不是常把家裏藏着的那把「長毛刀」拿出來玩麼？「長毛刀」這是老通寶的祖父從「長毛營盤」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而且也就是用這把刀殺了那巡路的「小長毛」；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老通寶什麼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而且萬萬料不到；這就是正當他在這裏咬牙切齒恨着阿多頭的時候，那楊家橋的二十戶農民正在阿多頭和陸慶福的領導下，在黎明的濃霧中，向這裏老通寶的村坊進發；而且這裏全村坊的農民也在興奮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熱鬧的夢，而此時夢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來迎接楊家橋來的一夥人了！

魚肚白從土壁的破洞裏鑽進來了。稻場上的麻雀噪也聽得了。喔，喔，全村坊僅存的一隻雄雞——黃道士的心肝寶貝，也在那裏啼了。喔，喔——這遠遠地傳來的聲音有點像是女人哭。

老通寶這時忽然又朦朧睡去；似夢非夢的，他看見那把「長毛刀」亮晶晶地在他面前擺。而那刀柄上多出一隻手來了！順着那手，又見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見了濃眉毛圓眼睛的一張臉了！正是那多多頭！「呸——」老通寶又怒又怕地喊了一聲，從牀上直跳起來，第一眼就看見屋子裏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經在那裏燒早粥，灶門前火焰活潑地跳躍。老通寶定一定神，爬下牀來時，猛

又聽得外邊稻場上人聲像陣頭風似的捲來了。接着，鏗鏗鏗！是鑼聲。

「誰家火起麼？」

老通寶一邊問，一邊就跑出去。可是到了稻場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場上的情形正和他親身經過的光緒初年間的「鬧漕」一樣。楊家橋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烏黑黑的一簇，在稻場上走過。「出來！一塊兒去！」他們這樣亂烘烘地喊着。而且多多頭也在內。而且是他敲鑼。而且他猛的搶前一步，跳到老通寶身前來了。老通寶臉全紅了，眼裏冒出火來，劈面就罵道：

「畜生！殺頭胚……！」

「殺頭是一個死，沒有飯喫，也是一個死去罷！阿四呢？還有阿嫂？一夥兒全去！」

多多頭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寶也沒聽清，掄起拳頭就打。阿四卻從旁邊鑽出來，攔住老子和兄弟中間，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聽我說。你也不要去了。昨天賒到三斗米，家裏有飯喫了！」

多多頭的濃眉毛一跳，臉色略變，還沒出聲，突然從他背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陸福慶，一手推開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裏有三斗米麼？好呀！楊家橋的人都沒喫早粥，大家來罷！」

什麼？「喫」到他家來了麼？阿四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楊家橋的人發一聲喊，已經擁上來，已經闖進阿四家裏去了。老通寶就同心頭割去了塊肉似的，狂喊一聲，忽然眼前烏黑，腿發軟，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瘋狗似的撲到陸福慶身上，夾頸子亂咬，帶哭的聲音哼唧唧罵着。陸福慶一面招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發昏麼？算什麼！——阿四哥聽我講明白！吠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開陸福慶，轉身揪住了多多頭，一邊打，一邊哭，一邊嚷：

「毒蛇也不喫窩邊草！你引人來喫自家了！你引人來喫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頭，只能荷荷地哼。陸福慶想扭開他們也不成功。老通寶坐在地上大罵。幸而來了陸福慶的妹子六寶，這纔幫着拉開了阿四。

「你有門路，賒得到米，別人家沒有門路，可怎麼辦呢？你有米喫，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來，怎麼辦呢？——噯，不是白喫你的，你也到鎮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多頭喘着氣，對他的哥哥說。阿四這時像一尊木佛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陸福慶一手擦着額

膀上的咬傷，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說道：

「大家講定了的：東村坊誰有米，就先吃誰，吃光了同到鎮上去，四阿哥怪不得我！大家講定了的。」

「長毛也是不這樣不講理的，沒有這樣蠻！」

老通寶倒底也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就輕聲兒罵着，卻不敢看着他們的臉，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時他心裏想道：好哇！到鎮上去，到鎮上去吃點苦頭，這纔叫做現世報，老天爺有眼！那時候，你們總知道老頭子的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罷！

這時候，楊家橋的人也從老通寶家裏回出來了，嚶嚶鬧鬧的捧着那兩個米鬮。四姑娘披散着頭髮，追在米鬮後面，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自家吃的！自家吃的！你們連自家吃的都要搶麼？強盜！強盜！殺胚！」

誰也不去理她。楊家橋的人把兩個米鬮放在稻場中央，就又敲起鑼來。六寶下死勁把四姑娘拉開，吵架似的大聲喊着，想叫四姑娘明白過來：

「有飯大家吃！你懂麼？有飯大家吃！誰叫你磕頭叫饒去賒米來呀？你有地方賒，別人家沒有呀！」

別人都餓死，就讓你一家活麼？噓！噓！天號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吃了你的，回頭大家還是幫你要回來！哭什麼呀！

蹲在那裏像一尊木偶的阿四這時忽然嘆一口氣，跑到他老婆身邊，好像勸慰又好像抱怨似的說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現在落得一場空！有什麼法子？跟他們一夥兒去罷！天坍壓大家！」

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兩口大鍋子，已經擺在稻場上了。東村坊的人和楊家橋的人合在一夥，忙着淘米燒粥。清早的濃霧已散，金黃的太陽光斜射在稻場上，晒得那些菜色的人臉兒都有點紅噴噴了。在那小河的東端，水深而且河面闊的地點，人家擺開五六條赤膊船。船上人興高烈采地唱着山歌，就是這些船要載兩個村莊的人向鎮上去的！

老通寶蹲在地上不出聲，用毒眼望住那夥人嚷嚷鬧鬧地吃了粥，又嚶嚶鬧鬧地上船開走。他像做夢似的望着望着，他望見使勁搖船的阿多頭，也望見哭喪臉的阿四和四大娘——現在她和六寶談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見那小寶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頭旁邊，學着搖船的姿勢。

然後，像夢裏醒過來似的，老通寶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灘，從東頭跑到西頭，爲什麼要這樣跑，

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心口裏有一團東西塞住，非要找一個人談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靜悄悄地沒有人影，連小孩子也沒有。

終於當他沿着河灘從西頭又跑到東頭的時候，他看見隔河也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迎面跑來。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但在那四根木頭的小橋邊，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黃道士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一鬆，狂喊道：

「長毛也不是那們不講理！記住！老子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鎮上去吃苦頭！他們這夥殺胚！」

黃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認識老通寶似的，這黃道士端詳了半晌，這纔帶着哭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告訴你，我的老雄雞也被他們吃了，豈有此理！」

「殺胚！——你說一隻老雄雞，算什麼！人也要殺麼！殺，殺，殺胚！」

老通寶一邊嚷，一邊就跑回家去。

當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來，而且每人帶了五升米。這使得老通寶十分驚奇。他覺得鎮上的老爺們也不像「老爺」了；怎麼看見三個村坊一百多鄉下人鬧到鎮裏來，就怕得什麼似的。

趕快「講好」，派給每人半斗米，而且因為他們「老爺」太乏，竟連他老通寶的一把年紀也活到狗身上去，當真這世界變了，變到他想來想去想不通，而多多頭他們耀武揚威！

三

現在「搶米團」的風潮到處勃發了。周圍二百里內的十多個小鄉鎮上，幾乎天天有飢餓的農民「聚眾滋擾」。那幾鄉鎮上的紳士們覺得農民太不識趣，就把慈悲面孔撩開，打算「維持秩序」了。於是縣公署、區公所，乃至鎮商會，都發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曉諭四鄉，不准搶米團，喫大戶，有話好好兒商量。同時地方上的「公正」紳士又出面請富商和米商顧念「農艱」，請他們虧些「血本」，開個方便之門，渡過眼前那恐慌。

可是紳士們和商人們還沒議定那「方便之門」應該怎麼一個辦法，農民的肚子已經餓得不耐煩了。六言告示沒有用，從圖董變化來的村長的勸告也沒有用，「搶米團」的行動繼續擴大，而且不復是百來人，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復限於就近的鄉鎮，却是用了「遠征軍」的形式，向城市裏來了！

離開老通寶的村坊約有六十多里遠的一個繁盛的市鎮上就發生了飢餓的農民和軍警的

衝突。軍警開了「朝天槍」。農民被捕了幾十。第二天，這市鎮就在數千憤怒農民的包圍中和鄰近各鎮失了聯絡。

這被圍的市鎮不得不首先開了那「方便之門」。這是簡單的三條：農民可以向米店賒米，到秋收的時候，一石還一石；當舖裏來一次免息放贖；鎮上的商會籌措一百五十擔米交給村長去分俵。紳商們很明白目前這時期只能堅守那「大事化爲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擔米的損失又可以分攤到全鎮的居民身上。

同時，省政府的保安隊也開到常通樞紐的鄉鎮上保護治安了。保安隊與「方便之門」雙管齊下，居然那「搶米團」的風潮漸漸平下去；這時已經是陰曆六月底，農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寶一家總算仰仗那風潮，這一晌來天天是一頓飯，兩頓粥，而且除了風潮前阿四賒來的三斗米是冤枉債而外，竟也沒有添上什麼新債。但是現在又要種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覺得那就是強迫他們把債台再增高。

老通寶看見兒子媳婦那樣懶懶地不起勁，就更加暴躁。雖則一個多月來他的「威靈」很受損傷，但現在是又要「種田」而不是「搶米」。老通寶便像亂世後的前朝遺老似的，自命爲重整

幾局的說途老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曉曉不休講著田裏的事，講他自己少壯的時候怎樣勤奮，講他自己的老子怎樣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終於創立了那份家當。每逢他到田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大聲喊道：

「明天，後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這佬！還竟不打算肥料！」

「上年還剩下一包肥田粉在黃里！」

阿四有氣無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寶跳了起來，惡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兒子說：

「什麼肥田粉！毒藥！洋鬼子害人的毒藥！我就知道祖宗傳下來的豆餅好！豆餅力道長！肥田粉吊過了壯氣，那田還能用麼？今年一定要用豆餅了！」

「那來的錢去買一張餅呢？就是剩下來那包粉，人家也說隔年貨會走掉了力，總得攪一半新的；可是買粉的錢也沒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說，就不用種田了！不種田，喫什麼，用什麼，拚什麼來還債？」

老通寶跳着脚咆哮，手指頭戳到阿四的臉上。阿四苦着臉嘆氣。他知道老子的話不錯，他們只有在山裏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還債；可是他近求向經驗又使他知道借了債來做本錢種田，簡直

是替債主做牛馬，——牛馬至少還能喫飽，他一家却是喫不飽。「這種什麼田白忙」——四大娘也時常這麼說。他們夫婦倆早就覺得多多頭所謂「鄉下人欠了債就算一世完了」這句話真不錯，然而除了種田有別的活路麼？因此他們夫婦倆最近的決議也不過是決不爲了種田要本錢而再借債。

看見兒子總是不作聲，老通寶賭氣說是「不再管他們的賬」了。當天下午他就跑到鎮裏，把兒子的「敗家相」告訴了親家張老頭兒，又告訴了小陳老爺，兩位都勸老通寶看破些，「兒孫自有兒孫福。」那一天，老通寶就住在鎮上過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陳老爺剛剛抽足了鴉片打算睡覺，老通寶突然來借錢了。數目不多，一張豆餅的代價。一心想睡覺的小陳老爺再三推托不開，只好答應出面到豆餅行去賒。

豆餅拿到手後，老通寶就回家，一路上有說有笑。到家後他把那餅放在廊檐下，却扳起了臉孔對兒子媳婦說：

「死了纔不來管你們呀！什麼債，你們不要多問，你他只替我做！」

春鶯時期的幻想現在又在老通寶的懶強的頭腦裏蓬勃發表正和田裏那些秧一樣。天天是

金黃色的好太陽微微的風，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里拔似的長得非常快。河裏的水却也飛快地往下縮。水車也拿出來擺在埂頭了。阿四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通寶上去踏了十多轉就覺得腰酸腿重氣喘。「哎！歎了一聲，他只好爬下來，讓四大娘上去接班。

稻發瘋似的長起來，也發瘋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陽却又像火龍似的把河裏的水一寸一寸地喝乾。村坊裏到處嚷着「水車上要人，」到處拉人幫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種了些雜糧，她和她那不聲不響的可憐的丈夫是比較空閒的，人們也就忘記了荷花是「白虎星。」三處四處拉他們夫婦倆走到車上替一班。陸福慶今天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們兄妹倆就常常來幫老通寶家。只有那多多頭，因為老通寶死不要見他，村裏很少來；有時來了，只去幫別人家的忙。

每天早上人們起來看見天像一塊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皺了眉頭。偶而薄暮時分天空有幾片白雲，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老太婆眯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唸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興。扣到一個足月，也沒下過一滴雨呀！

老通寶家的田因為地段高，特別困難。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經過那六七丈遠的溝，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裏那些壯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貧血症似的一天

一天見得黃萎了。老通寶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躁腳沒有辦法。阿四哭喪着臉不開口。四大娘冷一句熱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有希望的，白費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張豆餅的債！

「只要有水，今年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寶聽到不耐煩的時候，軟軟地這樣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來的：

「呀！水這點子水，就好比我們的血呀！一古腦兒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陸家哥哥妹妹的倆算一個，三個人能有多少血磨了這個把月，也乾了呀！多多頭是一個生力。你又不要他來呀——呀——」

「當真叫多多頭來罷！他比得上一條牛！」

阿四也搶着說，對老婆弩了一下嘴巴。

老通寶不作聲，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頭就笑嘻嘻地來幫着踏車了。可是已經太遲。河水乾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們接了三道屏，這纔澆得到水頭，然而半天以後就不行了，任憑多多頭力大如牛，也車不起水來。靠西邊，離開他們那水車地位四五丈遠，水就深些，多多頭站在那兒沒到腰。可是那邊沒有埤頭，沒

法排水車。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寶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單是老通寶家，村裏誰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內就要乾裂的像龜甲呀！人們爬到高樹上向四下裏張望。青天石板似的一個天，簡直沒有半點雲彩。

唯一的辦法是到鎮上去租一架「洋水車」來救急。老通寶一聽到「洋」字，就有點不高興，況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車會有那麼大的法力。去年發大水的時候，鄰村的農民租用過那洋水車。老通寶雖未目睹，却會聽得那愛管閒事的黃道士嘖嘖稱羨。但那是「踏大水車」呀，如今却要從半里路外駁水過來，怕不靈罷？正在這樣懷疑着的老通寶還沒開口，四大娘却先憤憤地叫了起來：

「洋水車倒好，可是租錢呢沒有錢呀！聽說踏滿一畝田就要一塊多錢！」

「天老爺顯靈，今晚上落一場雨，就好了！」

老通寶也決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前磕了許多響頭，許了大大的愿心。

這一夜，因為無水可車，阿四他倒呼呼地睡了一個飽。老通寶整夜沒有合眼。聽見有什麼響

穀的響聲，便以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躍碌爬起来，到廊簷口望着天。並沒有雨，但也沒有星，天是一張灰色的臉。老通寶在失望之下還有點希望，於是又跪在地下禱告。到他第三次這樣爬起牀來探望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他就跑到田裏去看他那寶貝的稻。夜來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驕陽下稍稍顯得青健。但是田裏的泥土已經乾裂，有幾處簡直把手指頭壓上去不覺得軟。老通寶心跳得卜卜地響。他知道過一會兒來了太陽光一照，這些稻準定是沒有命的，他一家也就沒命了。

他回到自家門前的稻場上。一輪血紅的太陽正在東方天邊探出頭來。稻場前那差不多乾到底的小河長滿了一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灘稱了些玉蜀黍，現在都像人那樣高了。五六個人站在那玉蜀黍旁邊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寶惘然走過去，也站在那夥人旁邊。他們都是村裏人，正在商量大家打夥兒去租用鎮上那條「洋水車」。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李老虎的說：

「要租，就得趕快！洋水車天天有生意。昨天晚上說是今天還沒定出，你去遲了，就撲一個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寶，你也來一股罷！」

老通寶瞪着眼發怔，好像沒有聽明白。有兩個念頭填滿了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一個是怕的「洋水車」也未必靈，又一個是沒有錢。而且他打算等別人用過了洋水車，當真靈，然後他再來

試一下。錢呢，也許可以欠幾天。

秋

這天上午，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就像守着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圩頭下埂頭上來來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頭，後來就折腰，田裏的泥土嘖嘖地發出燥裂的歎息。河裏已經無水可車，村坊裏的人全都閒着。有幾個站在村外的小橋上，焦灼地望着那還沒見來的醫稻的郎中——那洋水車！

秋

正午時分，毒太陽就同火燙一般，那些守在小橋上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來了一條小船！上裝着一付機器——那就是洋水車！看去並沒什麼出奇的地方，然而這東西據說抽起水來就比七八個壯健男人還厲害。全村坊的人全出來觀看了。老通寶和他的兒子也在內。他們看見那裝着機器的船並不攔岸，就那麼着泊在河心，却把幾丈長臂膊粗的發亮的軟管子拖到岸上，又擱在田橫埂頭。」

「水就從這管口裏出來，灌到田裏！」

131

管理那軟管子的鎮上人很賣弄似的對旁邊的鄉下人說。

突然，那船上的機器發喘似的叫起來。接着，咕的一聲，第一口水從軟管子口裏吐出來了，於是就汨汨地直瀉，一點也不為難。村裏人看着，嚷着，笑着，忘記了這水是要化錢的。

老通寶站得略遠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他以為船上那突突地響着的傢伙裏一定躲着什麼妖怪，——也許就是鎮上土地廟前那池潭裏的泥鳅精，而水就是泥鳅精吐的涎沫，而且說不定到晚上這泥鳅精又會悄悄地來把牠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於是明天鎮上人再來騙錢。

但是一切的狐疑始終敵不住那綠汪汪的水的誘惑。當那洋水車灌好了第二井田的時候，老通寶決定主意請教這「泥鳅精」，而且決定主意夜裏拿着鋤頭守在田邊，防那泥鳅精來偷牠的唾沫。

他也不和兒子媳婦商量，逕拉了黃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擔保了二分月息的八塊錢，就取得船上的同意，也叫那軟管子到他田裏放水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田裏平鋪着一寸深的油綠綠的水，微風吹着，求皺的像老太婆的臉。老通寶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嘮嘮叨叨，聽着「又是八塊錢的債」，八塊錢誠然不是小事，但收起來不是可以賣十塊錢一擔麼？去年糙米也還賣到十一塊半呀！整個的幻想又在老通寶心裏復活。

阿四仍然擺着一張哭喪臉，呆呆地對田裏發怔。水是有了，那些稻依然垂頭澀腰，沒有活態。水

來得太遲，這些嬌嫩的稻已經被太陽曬脆了力。

「今晚上用一點肥田粉，明後天就會好起來。」

忽然多多頭的聲音在阿四耳邊響。阿四心就是一跳。可不是，還有一包肥田粉，沒有用過呀。現在是用當其時了。用完了地裏的壯氣麼？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寶在那邊也聽得多頭那句話，這老頭子就像瘋老虎似的撲過來喊道：

「毒藥！小長毛的冤鬼，殺胚！你要下毒藥麼？」

大家勸着，把老通寶拉開。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寶餘怒未息地對阿四說：

「你看過一夜，就會好的什麼肥田粉，毒藥！」

於在既怕泥鰍精來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們偷偷地丟下肥田粉，這一夜裏，老通寶抵死也要在田塍上看守了。他不肯輕易傳授他的一「獨得之秘」，他不說是防着泥鰍精，只說恐怕多多頭串通了阿四還要來胡鬧。他那頑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過去了，泥鰍精並沒來收回牠的水，阿四和多多頭也沒胡鬧。可是那稻照舊奄奄無生氣，而且有幾處比昨天更壞。老通寶疑惑是泥鰍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別人家田裏的稻都很

青健。四大娘曬得滿天紅，說是「老糊塗斷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寶急得臉上泛成豬肝色。陸福慶勸他用肥田粉試試看，或者還中用。老通寶呆瞪着眼睛只不作聲。那邊阿四和多多頭早已拿出肥田粉來撒布了。老通寶別轉臉去不願意看。

以後接連兩天居然沒有那燙得皮膚上起泡的毒太陽。田裏水還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壯健起來了。老通寶這是不肯承認肥田粉的效力，但也不再說是毒藥了。陰天以後又是蕭索索的小雨。雨過後有微溫的太陽光。稻更長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鬆一口氣。現在有命了！天老爺還是生眼睛的！

接着是涼爽的秋風來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熱已成爲過去的噩夢。村坊裏的人全有喜色。經驗告訴他們這收成不會壞。「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寶更斷言着「有四擔米的收成」。是一個大熟年！有時他小心地撫着那重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許竟有五擔的收成，而且粒粒穀都是那麼壯實！

同時他的心裏便打着算盤：少些說，是四擔半罷，他總共可以收這麼四十石；完了八八六擔四的租米，也剩三十來擔；十塊錢一擔，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債清了一大半？他覺得十塊錢一擔是

最低的價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鄉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爺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鎮上的商人卻也生着眼睛，他們的眼睛就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見銅錢，稻還沒有收割，鎮上的米價就跌了！到鄉下人收穫他們幾個月辛苦的生產，把那粒粒壯實的穀打落到稻筐的時候，鎮上的米價飛快地跌到六元一石！再到鄉下人不怕眼睛盲地磨的時候，鎮上的米價跌到一擔糙米只值四元！最後，鄉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三元一擔，也不容易出脫！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突然哭喪着臉的鄉下人，愛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說：

「這還是今天的盤子呀！明天還要跌！」

然而討債的人卻川流不絕地在村坊裏跑，洶洶然嚷着罵着，請他們收米罷？好的糙米兩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

老通寶的幻想的肥皂泡整個兒爆破了！全村坊的農民哭着，嚷着，罵着。「這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四大娘發瘋似的見到人就說這一句話。

春蠶的慘痛經驗作成了老通寶一場大病，現在這秋收的慘痛經驗便送了他一條命。當他斷

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明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煙雲

一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の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少褂，找帽子，摸出錶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為「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人踱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

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賄賂」，逢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慧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右盼，右弄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不來干涉他。

雲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腳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爲，高尚，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

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打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閉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腿，喚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秦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軀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孫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秦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氣，給寶寶，等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秦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陶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却因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詒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着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四圈罷。」

雲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

煙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為「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三

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來到現在還沒有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的眼裏，而且懂的。所以常黃太太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學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為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也是無可救藥的事。一圍牌看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瞅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消消消，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餐吃飯，我請客！」

陶祖秦什麼都看在我眼裏，聽在耳裏，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秦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秦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為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秦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皮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腳；而且高跟皮鞋的尖頭忽然被大褲管口的褶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秦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

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不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癩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一個椅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

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圍」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隣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踱，一面在猜想。

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興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也不

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在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節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揮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擇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間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大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嚕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陶祖泰繼續想。

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問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是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為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喪」，「愛人家添趣」——還有是「鬥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脾。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自己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罩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他夫人瞧。

陶太太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五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却低頭去看手錶。

「噢，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娥，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啊，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爲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

知道我的這付担子並沒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強的人，我願意讓。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為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也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真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爲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却認爲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候着。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爲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他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的，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定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上，坐在床沿下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住陶祖泰嘴巴的回答：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裏床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一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甯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

我還要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六

靈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挨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在挨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上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是「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布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爲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却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還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太太，便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153
解。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夫人的舉動，要看明白夫人的「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閒坐在那裏，他就坐在夫人對面，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房去看了一眼，他是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幽幽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搬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人變成了「傻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生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太「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到陶祖泰「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覺得自

已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漢口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的男人陪她玩；但半半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快黑了，陶祖泰被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

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怎麼？你像是落湯鷄，天又沒下雨！」陶祖泰搖着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淒淒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子，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是讓他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嗤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呢，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到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担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腿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啞！」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筷碗，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出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為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開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

「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在旁邊，我怕！」

「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可是陶祖泰只搖着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着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越想也許越難罷！」

煙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慇懃送客，直到大門外。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意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扔在夢鄉裏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

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漉漉像從水裏撈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正經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樣辦？買衣衾，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到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

可是大門聽了，陶祖泰慢吞吞踱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經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嶺。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她不是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更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的一套睡衣試穿了重復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脆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這一笑，會打開

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斷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搖着她的肩膊，硬不讓她打瞌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這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喲！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讀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這世界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開了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嗤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九

陶太太「一定要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的。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朵管進去，馬上走西耳朵管出來了。

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宴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暄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膊。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哈！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在滬杭路一帶。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遠房姪兒在陶家吃夜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朱先生也是三四天後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媽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要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
人和孩子正在一樣一樣打開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覺疲倦極了癱在一張椅子上。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烟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像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天晚上我說過麼？」陶太太撮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却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紮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天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路上零用是夠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包紮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姪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想來會答應的。」

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

猜想這一切大概全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姪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一〇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給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腳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上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口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糖，朱先生買給寶寶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當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同一條船走，陶

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艙。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蹙一會，苦心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得陶太太還沒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

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指尖都冷了，說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却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艙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問道：

「你的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腿軟起來，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官艙的

銅牌看。

黃詒年瞧着情形有點兒，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

着，他就叫茶房把陶太太的行李搬過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却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船換到二十號官船來。

「哼！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

朱先生虎起臉嚷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叉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去。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船是官船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一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不，無論如何，你先去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神經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鋪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

口袋，糟糕，他也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你太太身邊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鐘聲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祖泰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一一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却回覆了一封「蠅頭細字」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有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瞌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

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要問題却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了第三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起「令姑母」的樣來：從此也「打瞌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到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的調詞以後，第五天，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迎」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却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曾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癟時，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却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貽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船票。

船到南京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南京有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南京住旅館等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在漢口受過的牌桌旁的「刑罰」一下子都回憶起來了。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皮走進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不認識，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定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忽然她急口說：「六箇麼？！確確！」

陶祖秦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說太太手裏，但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秦認爲此信還沒送到，就說：

「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了……另外說法……」

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秦也就不說下去了。陶祖秦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秦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秦的態度一切都好。

雲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針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船。」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煙

打開錢袋……「算不夠……」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船票……補買票啦，我找姑母，姑母，姑母……」

「唔，不夠……」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夠啦……噯噯——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法子，只好只好搬回統船……」

「好像……好像，姑母……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沖到他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路路抖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腳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瞌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期，陶祖泰的大衫粘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指尖却冰冰冷。

他遊魂似的飄到了夫人跟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姪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天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

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腳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却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撲嗤地一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嗓子逼得太尖，尖到刺耳朵。她怔怔地望着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船？」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拖鞋，「那個麼……噯，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

三十一——四號官船，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狼狽怕怕，像軍界……我一想，到底朱先生是熟人，就搬回

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着頭付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在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麼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剌剌一片牌聲，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一三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踱方步的脚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却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午天。」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老虎，外婆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回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噢，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哦——寶寶去麼？」

孩子搖搖頭。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凳子，要取那絨布老虎。媽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洋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

眼睛，朝房裏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他：

「啊！——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勞，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却轉了「風」了。她興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悟，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蹇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櫃了。

他在床前「夜壺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將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上無

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看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箍；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挫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這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秦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心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夫人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賭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掛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具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裏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

陶祖泰好像全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是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却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那被罵的人她壓根兒就沒認識。

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在漢口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爲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在漢口，不騙你。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爲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乍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憑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響，他忍不住回頭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腳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一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尙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為號，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也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担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却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住要去摸摸傷疤，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鄙夷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却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到，有那樣下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裏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却「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被動；「她倒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又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著頭，他想到：「難道她那時真在被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噫！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却把他自己那封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句話都像另有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

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出神。堂官站在他面前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腦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地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拚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全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回「家」的路。但經過一引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相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了，不拍也是不必要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爲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家」時，太陽在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覺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歪在床上，可是臉上的神色仍跟平常

一樣。

「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外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

陶太太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弄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算了罷！」

「噯，噯，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長江沒死那夜有的！」陶夫人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殘 冬

連刮了幾陣西北風，村裏的樹枝都變成光胳膊。小河邊的衰草也由金黃轉成灰黃，有幾處焦黑的一大塊，那是頑童放的野火。

太陽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隻瘦狗躺在稻場上；偶然也有一二個村裏人，還穿着破夾襖，拱起了肩頭，蹲在太陽底下捉蟲子。要是陰天，西北風吹那些樹枝叉叉地響，形音像快馬似的跑過天空，稻場上就沒有活東西的影蹤了。全個村莊就同死了一樣。全個村莊，一望只是死樣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個張家墳園獨自蔥蘢翠綠，這是鎮上張財主的祖墳，松柏又多又大。

這又是村裏人的剋星。因為偶爾那墳上的松樹少了一棵——有告客籍人常到各處墳園去偷樹，張財主就要村裏人賠償。

這一天，太陽光只是淡黃，西北風吹那些枯枝蘇蘇地響，然而稻場上破例有了人了。

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劃腳地嚷道：

「剛才我去看了來，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還是香噴噴的，這夥賊，一定是今天早上嚇還是這麼大的一棵！」

說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樹的大小，給大家看了，隨手又抓下一把鼻涕。

聽的人都皺了眉頭嘆氣。

「趕快去通知張財主——」

有人輕聲說了這麼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齊聲喊道：

「趕緊通知他，那老剝皮就饒過我們麼？」

「捱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剝皮曉得了，那時再碰運氣。」

過了一會兒，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這個主意，卻不料荷花第一個就反對：

「碰什麼運氣呢？那時就有錢賠他麼？有錢，也不該我們來賠！我們又沒吃張剝皮的飯，用張剝皮的錢，幹麼要我們替他墳上的樹？」

「他不同你講理呀！去年李老虎出頭跟他罵了幾句，他就叫了警察來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說，

「害人的賊！」

四大娘帶着哭聲罵了一句，心裏卻也贊成李根生的主意。

於是大家都罵那夥偷樹賊來出氣了。他們都斷定是鄰近那班種「蕩田」的客籍人。只有「彎舌頭」纔下得這般「辣手」。因為那夥「彎舌頭」也吃過張剝皮的虧，今番偷樹，是報仇。可是卻害了別人哩！就有人主張到那邊的「茅草棚」裏「起賊」。

沒有開過口的多多頭再也忍不住了，好像跟誰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賊麼？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張剝皮的灰子灰孫，倒要你瞎起勁？」

「噢，噢，噢！你——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你不偷樹好了，幹麼要你着急呢？」

主張去「起賊」的趙阿大也不肯讓步。李根生拉開了多多頭，好像安慰他似的亂嘈嘈地說道：

「說說罷了，誰去起賊呢？吵什麼嘴！」

「不是這麼說的！人家偷了樹，並不是存心來害我們。回頭我們要吃張剝皮的虧，那是張剝皮斃死，幹麼倒去幫他捉人搜賊？人家和我並沒有交情，可是——」

多多頭一面分辯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進屋裏去了。

「該死的張剝皮！」

大家也這麼恨恨地說了一句。幾個男人就走開了，稻場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邊一團翠綠的張家墳，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層幔，眼前一亮，淡黃色的太陽光變做金黃了。風也停止。這兩個女人仰臉朝天鬆一口氣，便不約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溫暖的太陽。

荷花在鎮上做過了頭，知道張財主的細底，悄悄地对四大娘說道：

「張剝皮自己纔是賊呢！他坐地分贓。」

「哦——」

「販私鹽的，販鴉片的，他全有來往！去年不是到了一夥偷牛賊麼？專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鎮上的粉坊裏；張剝皮他——就是窩家！」

「難道官府不曉得麼？」

「哦！局長麼？局長自己也通強盜！」

荷花說時擠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披，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近來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裏泛青，一張大嘴更加顯得和她的細眼睛不相稱。

四大娘搖着頭歎一口氣，忽然站起來發恨地說：

「怪道多多頭老是說規規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

「不錯，世界要反亂了！」

「小寶的阿爹也說長毛要來呢！聽說還有女長毛。你知道我們家裏有一把長毛刀……可是，我的爸爸說，真命天子還沒出世。」

「呸！出世不出世，他倒曉得麼？玉皇大帝告訴他的麼？上月裏西方天邊有一個星紅暴暴的，酒盞那麼大，生八隻角，這就是真命天子的本命星呀！八隻角就是下凡八年了，還說沒出世，——」

「那是反王！我的老頭子說是反王！你懂得什麼白虎星！」

「咳，咳，咳！」

荷花跳了起來，細眼睛眯緊了，怒氣沖沖地瞅着四大娘。

這兩個女人惡狠狠地對看了一會兒，薛怨仇便乘機發作；四大娘向來看不起荷花，說她「丫頭出身，輕骨頭，臭花娘子。」荷花呢，因為也不是「好惹的」，曾經使暗計，想沖剋四大娘的蠶花。兩人總有半年多工夫見面不打招呼。直到新近四大娘的公公老通寶死了，這貼鄰的兩個女人方才像是鄰舍了。現在卻又爲了一點不相干的事，爭吵起來，各人都覺得自己不錯。

末了，四大娘用勁地啐了一聲，朝地下吐一口唾沫，正打算「小事化爲無事」，抽身走開了。但是荷花的脾氣寧願挨一頓打，卻受不住這樣「文明式」的無言的侮辱；她跳前一步，怪聲嚷道：

「罵了人家一句就想溜的，不是好貨！」

「你是賤貨！白虎星！」

四大娘也回罵，仍舊走。但是她並不回家；卻走到小河那邊去。荷花看見挑不起四大娘的火性，便覺得很寂寞；她是愛「熱鬧」的，即使是吵架的熱鬧，即使吵架的結果是她吃虧——她被打了，她也不後悔。她覺得打架吃虧總比沒有人理睬她好些。她最恨的是人家不把她當一個「人」；她做丫頭的時候，主人當她是一件東西，主人當她是沒有靈性的東西，比貓狗都不如；然而荷花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靈性的。她之所以痛恨她那舊主人，這也是一個原因。

從丫頭變做李根生老婆的當兒，荷花很高興，爲的她從此可以當個人了。然而不幸，她嫁來半個月後，根生就患了一場大病，接着是瘟羊瘟雞；於是她就得了個惡名：白虎星！她在村裏又不是「人」了！但也因爲倒底是在鄉村，——荷花就發明了反抗的法子。她找機會和同村的女人吵嘴，和同村的單身男人胡調。只在吵架與胡調時，她感覺到幾分「我也是一個人」的味兒。

春蠶以後大家沒有飯吃，亂轟轟地搶米店吃大戶的時候，荷花的「人」的資格大見增進。也好久沒有聽得她那最痛心的諺名：白虎星。她自己呢，也「規矩」些了。但是現在四大娘又挑起了那舊瘡疤，並且擺出了不屑跟荷花吵嘴的神氣。

看着四大娘走向小河邊去的後影，荷花咬着牙齒，心裏的悲痛比挨打還厲害些。

西北風忽然轉勁了。荷花聽去，那風也在罵她：虎，虎，虎！

走到了小河邊的四大娘也驀地站住，回頭來望了荷花一眼，又趕快轉過臉去，吐了一口唾沫。這好比火上添油，荷花怒喊一聲，就向四大娘奔去。但在剛跑了兩步，荷花脚下猛的一絆，就仰面一交，跌得眼前發昏。

「哈哈，哈哈！白虎星！」

四大娘站得遠遠地笑罵。同時小河對面的稻場上也跑來了一個女子，也拍着手笑。她叫做六寶，也是荷花的對頭。

「呃，呃，有本事的不要逃走！」

荷花坐在地上，仰起了她的扁臉孔，一邊喘氣，一邊恨恨地叫罵。她這一交跌得不輕，尾尻骨上就像火燒似的發疼；可是她忘記了疼，她一心想着怎樣出這口惡氣。對方是兩個人了，罵呢，六寶的一張嘴，村裏有名，那麼打架罷，她們是兩個！荷花一邊爬起來，一邊心裏躊躇。剛好這時候有人從東邊走來，荷花一眼瞥見，就改換了主意。

二

冬

來人就是黃道士。自從老通寶死後，這黃道士便少了一個談天說地的對手，村裏的年青人也不大理睬他；大家忘記了村裏還有他這「怪東西」。本來他也是種田的，甲子年上被軍隊拉去挑子彈，去的時候田裏剛在分秧，回來時已經臘盡，總算趕到家吃了年夜飯，他的老婆就死了；從此剩下他一個光身子，爽性賣了他那兩畝多田，只留下一小條的「硬頭」種些菜蔬，挑到鎮上去賣，倒也一年一年混得過。有時接連四五天村裏不見他這個人。到鎮上去趕市回來的，就說黃道士又把

賣菜的錢都喝了酒，白天紅着臉坐在文呂閣下的測字攤頭聽那個測字老姜講「新聞」，晚上睡在東嶽廟的供桌底下。

這樣在鎮上混得久了，黃道士在村裏就成爲「怪東西」。他嘴裏常有些鎮上人的「口頭禪」，又像是念經，又像是背書，村裏人聽不懂，也不願聽。

最近，賣菜的錢不夠吃飽肚子，黃道士也戒酒了。他偶然到鎮上去，至多半天就回來。回來後就蹲在小河邊的樹根上，瞪大了眼睛。要是有人走過他跟前，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跳起來拉住了那人，喊道：「世界要反亂了！東北方——東北方出了真命天子！」於是他就嘮嘮叨叨說了許多人家聽不懂的話，直到人家吐了一口唾沫逃走。

但在西北風掃過了這村莊以後，小河邊的樹根上也不見有瞪大了眼睛瞪着的黃道士。他躲在他那破屋子裏，悉悉蘇蘇地不知道幹些什麼。有人在那扇破板門外偷偷地看過，說是這「怪東西」在那裏拜四方，屋子裏供着三個小小的草人兒。

村裏的年青人都說黃道士著了「鬼迷」。可是老婆和小孩子卻就趕着黃道士問他那三個草人兒是什麼神，後來村裏的年青女人也要追問根柢了。黃道士的回答卻總是躲躲閃閃的，並

且把他板門上的破縫兒都糊了紙。

然而黃道士不肯講他的三個草人罷了，別的渾話是很多的。荷花所說的什麼「出角紅星」就是拾了黃道士的牙慧，所以現在看見黃道士瞪大眼睛走了來，荷花便趕快迎上去。她想拉這黃道士做幫手，對付那四大娘和六寶。

「喂，喂，黃道士，你看四大娘說那顆紅星是反玉啦！真是熱昏！」

荷花大聲嚷着，就轉臉朝那兩個女人狂笑。可是剛才忘記了的尾尻骨疼痛卻忽然感到了，立刻笑臉變成了哭臉，雙手捧住了屁股。

黃道士的眼睛瞪得更大，看看六寶她們，又看看荷花，然後搖着頭，念咒似的說：

「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二郎神，嘿，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孫……啊，四大娘，真命天子出世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喏，南京脚下有一座山，山邊有一個開豆腐店的老頭子，天天起五更磨豆腐，若天天篤篤篤，有人敲店板，問那老頭子：『天亮了沒有？哪？天亮了沒有？哪？』哈哈，自然天沒亮呵，老頭子就回答：『沒有！』他不知道這問的人就是真命天子！」

「要是回答他『天亮了』就怎樣？」

走近來的六寶搶着說，眼睛釘住了黃道士的面孔。

「說是『天亮了』麼？那就，那就——」

黃道士皺了眉頭，一連說了幾個「那就」，又眯細了眼睛看天，很神祕地搖着頭。

「那就是我們窮人翻身！」

荷花等得不耐煩，就衝着六寶的臉大聲叫喊。同時又忘記了屁股痛。

「噯，可不是！總有點好處落到我們頭上呢！比方說，三年不用完租。」

黃道士鬆一口氣，心裏感激着荷花。

但是六寶這大姑娘粗中有細，一定要根究，倘是回答了「天亮了」就怎樣。她不理荷花，只逼着黃道士，四大娘卻在旁邊呆着臉喃喃地自語道：

「豆腐店的老頭子早點回答『天亮了』，多麼好呢！」

「那裏成那裏成！不能犯天條，天機不可洩漏——呀，回答了『天亮了』就怎樣麼？咳，咳，六寶，那就，天兵天將下來，幫着真命天子打天下！」

「哦！」

六寶還是不很滿意黃道士的回答，也不再退問，只扁起了嘴唇搖頭。

忽然荷花哈哈地笑了。她看見六寶那扁着嘴的神氣，就想要替六寶起一個諱名。

「豆腐店的老頭子也是星宿下凡的罷？喂，喂，黃道士，你怎麼知道那敲門問『天亮的』就是真命天子？他是個什麼樣兒？」

四 大娘又輕聲問。

黃道士似乎不耐煩了，就冷笑着回答道：

「我怎麼會知道呀？我自然會知道。豆腐店老頭子麼？總該有點來歷。篤篤篤，天天這麼敲着他的店板。懂麼？他的店板，不敲別人家的！『天亮了沒有？天亮了沒有？』天天是問這一句！老頭子就聽得聲音，並沒見過面。他敢去偷看麼？不行！犯了天條，雷打不過！那一定是真命天子！」

說到最後一句，黃道士板着臉，又瞪大了眼睛，那神氣很可怕。聽的人都覺得毛骨悚然，就好像聽得那篤篤的叩門聲。

西北風撲面吹來，那四個人都冷的發抖。六寶抹下一把鼻涕，擦着眼睛，忽又問道：

「你那三個草人呢？」

「那也有道理——有道理的！」

黃道士眨起了眼白，很賣弄似地回答。隨即他舉起左手，伸出一個中指，向北方天空連指了幾下，他的臉色更嚴重了。三個女人的眼光也跟着黃道士的中指一齊看着那天空的北方。四大娘覺得黃道士的瘦黑指頭就像在空中戳住了什麼似的，她的心有點跳。

「那一方出真命天子，那一方就有血光！懂麼？血光！」

黃道士厲聲看着那三個女人說，眼睛瞪得更大。

三個女人都吃了一驚。究竟「血光」是什麼意思，她們原也不很明白。但在黃道士那種嚴重的口氣下，她們就好像懂得了。特別是那四大娘，忽然福至心靈，曉得所謂「血光」就是死了許多人，而且一定要死許多人，因為出產真命天子的地方不能沒有代價。

黃道士再舉起左手，伸出中指，向北方天空指了三下。四大娘的心就是卜卜地三跳。驀地黃道士回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悶着聲音似的又說道：

「這裏，這裏，也有血光！半年罷，一年罷，你們都要做刀下的鬼，村坊要燒白！」

於是他低下了頭，嘴唇翕翕地動，像是念咒又像是抖。

三個女人都嘆了一口氣。荷花看着六寶，似乎說：「先死的，若是你呢是我！」六寶卻釘住了。黃道士的面孔看，有點不大相信的樣子。末了，四大娘絕望似的吐出了半句：

「沒有救星了麼？那可——」

黃道士忽然跳起來，吵架似的呵斥道：

「誰說！我叫三個草人去頂刀頭了！七七四十九天，還差幾天。——把你的時辰八字寫來，外加五百錢，草人就替了你的災難，懂麼？還差幾天。」

「那麼真命天子呢，幾時來？」

荷花又覺得尾尻骨上隱隱有點痛，便又提起了這話來。

黃道士瞪大了眼睛向前看，好像沒有聽得荷花那句話。北風劈面吹來，吹得人流眼淚了。那邊張家墳上的許多松樹呼呼地響着。黃道士把中指在眼眶上抹了一下，就板起面孔說道：

「幾時來麼？等那邊張家墳的松樹都死光了，那時就來！」

「呵，呵，松樹！」

三個女人齊聲喊了起來。她們的眼裏一齊閃着恐懼和希望的光。少了一棵松樹就要受張剝

皮的壓。她們是恐懼的，然而這恐懼後面就伏着希望麼？這樣在恐懼與希望的交織線下，她們對於黃道士的信口開河，就不知不覺發生了多少信仰。

三

四大娘心魂不定了好幾天。因為她的丈夫阿四還想種「租田」，而她的父親張財發卻勸她去做女傭——喫出一張嘴，多少也還有幾塊錢的工錢，她想父親的話不錯。但是阿四不種田又幹什麼呢？男人到鎮上去找工作，比女人還難。要是仍舊種田，那麼家裏就需要四大娘這一雙做手。多多頭另是一種意見，他氣沖沖地說：

「租田來種麼？你做斷了背梁骨還要餓肚子呢！年成好，一畝田收了三擔米，五畝田十五擔，去了「一五得五，三五十五」六石五斗的租米，剩下那麼一點留着自家喫罷，可是欠出的債要不要利息，肥料要不要本錢？你打算盤剛好是白做，自家運粥也沒得喫！」

阿四苦着臉不作聲。他也知道種租田不是活路。四大娘做女傭多少能賺幾個錢，就是他自己呢，做做短工也混一口飯，但是有個什麼東西梗在他的心頭，他總覺得那樣辦就是他這一世完了。他望着老婆的臉，等待她的主意。多多頭卻又接着說道：

「不要三心兩意了！現在——田，地，都賣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債，這三間破屋也不是自己的，還死守在這裏幹麼？依我說，你們兩個到鎮上去『喫人家飯』，老頭子借的債，他媽的，不管！」

「小寶只好寄在他的外公身邊——」

四大娘惘然啞出了半句，猛的又縮住了。「外公」也沒有家，也是「喫人家飯」，況且已經為的帶着小孩子在身邊，「東家」常有閒話，再加一個外孫，恐怕不行罷？也許會連累到外公打破飯碗。鎮上人家都不喜歡雇了個傭人卻帶着小孩……想到這些，四大娘就覺得「喫人家飯」也是為難。

「我都想過了，就是小把戲沒有地方去呀！」

阿四看着他老婆的面孔說，差不多要哭出來。

「嘿，你這樣沒有主意的人，少有少見！我帶了小寶去，包你有喫有穿！倒底是十二歲的孩子，又不是三歲半要喫奶的！」

多多頭不耐煩極了，就像要跟他哥哥吵架似的嚷着。

阿四苦着臉只是搖頭，四大娘早已連聲反對了：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唉，像個什麼！一家人七零八落！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怎麼就把人家拆散！」

「哼，哼，亂世年成，餓死的人家上千上萬，拆散算得什麼！這年成死一個人好比一條狗，拆散一下算得什麼！」

多多頭暴躁地咬着牙齒說。他睜圓了眼睛看着他的哥哥嫂嫂，怒沖沖地就像要把這一對沒有主意的人兒一口吞下去。

因為多多頭發脾氣，阿四和四大娘就不再開口了。他們卻也覺得多多頭這一番怒罵爽辣辣地怪受用似的。梗在阿四心頭的那塊東西——使他只想照老樣子種田，即使是種的租田，使他總覺得「喫人家飯」不是路，使他老是哭喪着臉打不起主意的那塊東西，現在好像被多多頭一脚踢破露出那裏邊的核心。原來就是「不肯拆散他那個家！」

因為他們向來有一個家，而且還是「自田自地」過得去的家，他們就以爲做人家的意義無非爲要維持這「家」。現在要他們拆散了這家去過「浮尸」樣的生活，那非但對不起祖宗，並且也對不起他們的孩子——小寶。「家」久已成爲他們的信仰。剛剛變成爲無產無家的他們怎樣

就能忘記了這久長生根了的信仰呵！

然而多多頭的話卻又像一把尖刀戮穿了他們的心——他們的信仰。「亂世年成，人家拆散，算得什麼呢！死一個人，好比一條狗！」四大娘愈想愈苦，就哭起來了。

「多早晚真命天子纔來呢？黃道士的三個草人靈不靈？」

在悲泣中，她又這麼想，彷彿看見了一道光明。

四

一天一天更加冷了，也下過雪。菜蔬凍壞了許多，村裏人再沒有東西送到鎮上去換米了，有好多天，村和鎮斷絕了交通。前村的人都在飢餓中。

有人忽然發見了桑樹的根也可以喫，和芋頭差不多。於是大家就掘桑根。

四大娘看見了桑根就像碰着了籬人，爲的他家就傷在養蠶裏，也爲的這塊桑地已經抵給債主。雖然往常她把桑樹當作性命。

村裏少了幾個青年人，六寶的哥哥福慶和鎮上張剝皮鬧過的李老虎，還有多多頭，忽然都不知去向。但村裏人誰也不關心，他們關心的，倒是那張家墳園裏的松樹。即使是下雪天，也有人去看。

那墳上的松樹倒底還剩幾棵。上次黃道士那一派胡言早就傳遍了全村，而且很多人相信。

黃道士破屋裏的三個草人身上漸漸多些紙條，寫着一些村裏人的「八字」。四大娘的兒子小寶的「八字」也在內。四大娘還在設法再積五百個錢也替她丈夫去掛個紙條兒。

女人中間就只有六寶不很相信黃道士的渾話。可是她也不在村裏了。有人說她到上海去「進廠」了，也有人說她就在鎮上。

將近「冬至」的時候，忽然村裏又紛紛傳說，真命天子原來就出在鄰村，叫做七家浜的小地方。村裏的趙阿大就同親眼看過似的，在稻場上講那個「真命天子」的故事：

「不過十一二歲呢。和小寶差不多高。也是鼻涕拖有寸把長……」

站在旁邊聽的人就轟然笑了。趙阿大的臉立刻漲紅，大聲喊道：

「不相信，就自己去看罷！『真人不露相』囉，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慢點兒，等我想一想，對了，是今年夏天的時候，這孩子，真命天子，一場大病，死去三日三夜。醒來後就是『金口』了！人家本來也不知道。八月半那天，他跟了人家去拔芋頭，田埂上有一塊大石頭——就是大石頭，他喊一聲『滾開，』當真那石頭就骨碌碌地滾開了！他是金口！」

聽的人都睜大了眼睛，看着趙阿大，又轉臉去看四大娘背後的瘦得不成樣子的小寶。有人鬆一口氣似的小聲說：

「本來真命天子早該出世了！」

「金口還說了些什麼阿大！」

阿四不滿足地追問。但是趙阿大瞪出了眼睛，張大着嘴巴，沒有回答。他是不會撒謊的，有一句話一句不能再添多。過一會兒，他發急了似的亂嚷道：

「各村坊裏都講開了，『人』是在那裏！十一二歲，拖鼻涕，跟小寶差不多！」

「唉！還只得十一二歲！等到他坐龍庭，我的骨頭快爛光了！」

四大娘忽然插嘴說，怕冷似的拱起了兩個肩膀。

「誰說當作是慢的，反而快！有文曲星武曲星幫忙呢！福氣大的人，十一二歲也就坐上龍庭了！要等到你骨頭爛，大家都沒命了！」

荷花找到機會，就跟四大娘擡槓。

「你也是『金口』麼？不要臉！」

四大娘回罵，心裏也覺得荷花的話大概不錯，而且盼望牠不錯。可是當着那麼多人面前，四大娘嘴裏怎麼肯認輸。這兩個女人又要吵起來了。黃道士一向沒開口，這時他便攔在中間說道：

「自家人吵什麼！可是，阿大，七家浜離這裏多少路！不到『一九』罷？我們村坊正罩在『血光』裏了！幾天前，橋頭小廟裏的菩薩淌眼淚，河裏的水發紅光——哦！快了！半年，一年——記牢！」

最後兩個字像貓頭鷹叫，聽的人都打了個寒噤，希望中夾着害怕。黃道士三個古怪草人都浮出在衆人眼前了，草人上掛着一張紙條。於是已經化了五百文的人不由得鬆一口氣，虔誠地望着黃道士的面孔。

「這幾天裏，松樹砍去了三棵！」

荷花喃喃地說，臉向着村北的一團青綠的張家墳。

大家都會意似的點頭。有幾個嘴裏放出輕鬆的一聲嘯。

趙阿大料不到真命天子的故事會引出這樣嚴重的結果，心裏着實驚慌。他還沒在黃道士的草人身上掛一紙條兒，他和老婆爲了這件事還鬧過一場，現在好像要照老婆的意思破費幾文了。五百個錢雖是大數目，可是他想來倒還有辦法。保衛團捐，他已經欠了一個月，爽性再欠一個月，那

不就有的麼？派到他頭上的捐是第三等，每月一角。

不單是趙阿大存了這樣的心。早已有人把保衛團捐移到黃道士的草人身上。他們都是會打算盤的：保衛團捐是每月一角，——也有的派到每月二角，可是黃道士的草人卻只要一次的五百文就夠了，並且村裏人也不相信那駐在村外三里遠的土廟裏的什麼「三甲聯合隊」的三條鎗會有多少力量。在鄉下人眼裏，那什麼「三甲聯合隊」隊長，班長，兵，共計三人三條鎗，遠不及黃道士的三個草人能夠保佑村坊。

他們也不相信那「三甲聯合隊」真是來保衛他們什麼。那三條鎗是七月裏來的，正當鄉下人沒有飯喫，鬧烘烘地搶米的時候，飯都沒得喫的人，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要保衛麼？

可是那「三甲聯合隊」三個人「管」的事卻不少。並且管事的本領也不小。雖然天氣冷，他們三個人成天躲在廟裏，他們也知道七家浜出了「真命天子」，也知道黃道士家裏有什麼草人，並且那天趙阿大他們在稻場上說的那些話也都落到他們三個人耳朵裏了。

並且，村裏的人不繳保衛團捐却去送錢給黃道士那三個草人的事，也被「三甲聯合隊」的三個人知道了！

就在趙阿大講述「真命天子」故事的三四天以後，「三甲聯合隊」也把七家浜那個「金口」的拖鼻涕孩子驗明本身捉到那土地廟裏來了。

這是在微雨的下午，天空深灰色，雨有隨時變作雪的樣子。土地廟裏暗得很。「三甲聯合隊」的全體——隊長、班長和士兵，一共三個人，因為出了這一趟遠差，都疲倦了，於是隊長下令，就把那孩子鎖在土地公公的泥腿，班長改作「值日官」，士兵改作門崗兼「衛兵」，等到明天再報告基幹隊請示發落。

那拖鼻涕的「真命天子」蹲在土地公公泥腳邊悄悄地哭。

隊長從軍衣袋掏出一支香煙來，煙已經揉曲了，隊長慢慢地把牠弄直，吸着了，噴一口煙，就對那「值日官」說道：

「咱們破了這案子，你想來該得多少獎賞？」

「別說獎賞了，聽說基幹隊的棉軍衣還沒着落。」

值日官冷冷地回答。於是隊長就皺着眉頭再噴一口煙。

天色更加黑了，值日官點上了洋油燈，正想去權代那「衛兵」做「門崗」，好替回那「衛兵」

來燒飯，忽然隊長雙手一拍，站起來，掣那洋油燈照到那「真命天子」的臉上，用勁地看，看了一會兒，他就擺出老虎威風來，唬嚇那孩子道：

「想做皇帝麼？你犯的殺頭罪，殺頭，懂得麼？」

孩子不敢再哭，也不說話，鼻涕拖有半尺長。

「同黨還有誰？快說！」

值日官也在旁邊吆喝。

回答是搖頭。

隊長生氣了，放下洋油燈，抓住了那孩子的頭髮往後一揪，孩子的臉就朝上了，隊長猶視着那拖鼻涕的醜瘦臉兒，厲聲罵道：

「沒有耳朵麼？誰是同黨？招出來，就不打你！」

「我不知道啲！我只知道拾柴捉草，人家說我的什麼，我全不知道。」

「混蛋！那就打！」

隊長一邊罵，一邊就揪住那孩子的頭到七地公公的泥腿，重重地碰了幾下，孩子像殺豬似

的哭叫了，土地公公腿上的泥鏢鏢地落在孩子的頭上。

值日官背卷着手，側着頭，聽着土地公公臉上蛀剩一半的白鬍子。他知道隊長的心事，他又瞧出那孩子實在笨得不像人樣。等隊長怒氣稍平，他扯着隊長的衣角，在隊長耳邊輕輕說了一句，兩個人就蹣跚到一邊去低聲商量。

孩子頭上腫高了好幾塊，睜大着眼睛發楞，連哭都忘記了。

「明天把黃道士捉來，就有法子好想。」

值日官最後這麼說了一句，隊長點頭微笑。再走到那孩子跟前，隊長就不像剛才那股兇相，倒很和氣地說：

「小孩子，你是冤枉了，明天就放你回去。可是你得告訴我，村裏那幾家有錢？要是你不肯說，好，再打！」

突然隊長的臉又繃緊了，還用腳蹙一下。

孩子仰着臉，渾身都抖了。抖了一會兒，他就搖頭，一邊就哭。

「賤狗！不打不招！」

隊長蹣跚着脚咆哮。值日官早拾起一根木柴，只等隊長一聲命令，就要打了。

但是廟門外轟地來了一聲狂呼，隊長和值日官急轉臉去看時，燈光下照見他們那衛兵兼門崗抱着頭飛奔進來，後邊是黑黢黢幾條人影子。值日官丟了木柴就往土地公公座邊的小門跑了。隊長畢竟有膽，哼了一聲，跳起來就取那條掛在泥塑「功曹」身上的快鎗，可是鎗剛到手，他已經被人家攔腰抱住，接着是兜頭吃了一鋤頭，不會再哼得一聲，就死在地上。

衛兵被陸福慶捉住，解除了他身上的子彈帶。

「逃走了一個！」

多多頭抹着臉，大聲說。隊長腦袋裏的血濺了多多頭一臉和半身。

「三條鎗全在這裏了。子彈也齊全。逃走的一個，饒了他罷。」

這是林老虎的聲音。接着，三個人齊聲哈哈大笑。

多多頭揪斷了那「真命天子」身上的鐵鍊，也掙過洋油燈來照他的臉。這孩子簡直嚇昏了，定住了眼睛，牙齒抖得格格地響。陸福慶和李老虎攙他起來，又拍着他的胸脯，揪他的頭髮。孩子驚魂中醒過來，第一聲就哭。

多多頭放下洋油燈，笑着說道：

「哈哈！你就是什麼真命天子麼？滾你的罷！」

這時廟門外風趕着雪花，磨旋似的來了。

豹子頭林冲

這一夜，豹子頭林冲在牀上翻來覆去，直過了三更，兀自一點兒睡意都沒有。

日間那個楊志——那個因為失陷了花石綱丟官，現在却又打點些錢財想去鑽門路再圖個「出身」的青面獸楊志的一番話，不知怎地只在林冲心窩裏打滾。

他林冲，一年多前何嘗不會安着現在楊志那樣的心思，便是日間聽着楊志那樣氣概昂藏的表白時，他林冲也曾心裏一動，猛地自覺得臉頰上有些熱烘烘。但是在這月白霜濃的夜半，那青面獸的幾句話便只能像油煎冷粽子似的格在林冲胸口，嚙又嚙不下去，嘔又嘔不出來，真比前番第一次聽說自己的老婆被高衙內攔在嶽神廟樓上調戲還難受。

雖說是會帶了寶刀莽莽撞撞地闖進白虎節堂——是那樣粗拙的林冲，有時候却也粗中有

細；當他把一樁事情放在心上，顛來倒去估量着的時候，他也會想到遠遠的過去，也會想到茫茫的將來，那時，他的樸野粗直的心，便好像被朴刀尖擦了一下，雖然有些疼，可是反倒鬆朗些，似乎從那傷處漏出了一些些的光亮，使他對於人，我，此世界，此人生，都彷彿更加懂得明白。

現在是月光冷冷地落在牀前，林沖睜圓了大眼睛看着發楞。

自家幼年時代的生活朦朧地喚回來了。本是農家子的他，什麼野心是素來沒有的；像老牛一般辛苦了一世的父親把渾身血汗都澆在幾畝稻田裏，還不夠供應官家的征發；道君皇帝建造什麼萬壽山的那一年，父親是連一付老骨頭都賠上；這樣的莊稼人的生活，在林沖是受得夠了，這纔他投拜了張教頭學習武藝，「想在邊庭上一刀一鎗，也不枉父母生他一場。」

林沖，他從沒到過所謂「邊庭」。據他從鄉村父老那裏聽來的傳說，那是一片無邊無垠的水草肥沃的地方，夕陽下時，成羣的牛羊緩緩攢集到炊煙四起的茅屋的村落，然而遠遠地胡笳聲動了，騎着悍馬的氍笠子的怪樣的「胡兒」會像旋風似的掃過這些村落，於是牛羊沒有了，只剩下呼爺覓兒的漢人和燒殘的茅屋；每逢這樣的「邊庭」的圖畫，在林沖想像中展開來的時候，他林沖的樸忠的農民意識便朦朧地覺到自己的學習武藝就不但是僅僅養活自己一張嘴，却有更

加了不起的意義了。

「邊庭」哪！這不熟識的「邊庭」曾使豹子頭林沖怎樣地激昂呵！

但是在「八十萬禁軍教頭」任上的第二年，他林沖看見了許多新的把戲；他毫無疑惑地斷定那些口口聲聲說是要雪國恥要趕走胡兒的當朝的權貴暗底裏却是怎樣地獻媚胡兒怎樣地幹那賣國的勾當！

林沖擎起拳頭來在牀沿猛捶一下，兩隻眼睛更睜得大了：

「嗤！邊庭上一刀一鎗——哈！」

眼前那個青面獸楊志不是還在做這樣的夢麼？他這個「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應過武舉，做過「殿司制使」的青面獸楊志，從前是不明不白落掉了官職，現在却又在那裏想到高俅那斷手裏不明不白地弄回個官兒來；他這青面獸，一身好武藝，清白姓字，三代受了朝廷的厚恩，貴族的後裔的楊志，就會還有這樣的幻想，可是他，豹子頭林沖，自來不會受過「趙官兒」一半點好處的農家子的林沖，現在是再也不信那些烏話了！

這樣想着，林沖倒覺得楊志有點可憐。這位「三代將門之後」清白姓字的青面漢子，雖然還

是竭力不讓身體點污，還是想到邊庭上一刀一鎗替朝廷出力，雖然他的小小的慾望只不過封妻蔭子，但是他這一片耿耿的孤忠大概終於要被他的主子們所孤負的罷。什麼朝廷，還不是一夥比豺狼還兇的混賬東西！還不是一夥吮啞老百姓血液的魔鬼！

對於楊志的還打算向當道豺狼獻媚妥協的那種行徑，林沖只覺得太卑劣。自己是個農家子，具有農民的忍耐安分的性格，然而也有農民所有的原始的反抗性。他從沒得罪過什麼人，從來不想佔便宜；可是他亦不肯忍受別人的欺侮。那時候，他要報復；要用讎人的血來洗滌他的恥辱。那時，他不管是高太尉呢，或是高衙內，或是什麼陸虞侯，他簡截地要他們的命！對於讎恨，他有好記性。自從那天冤屈地被做成了發配滄州道的罪案以後，他是除了報讎便什麼幻想都沒有。儘管他的丈人張教頭怎樣寬慰他，怎樣說是「年災月晦」，他到底要立下一紙「休書」給老婆，「放下一條心，免得兩相耽誤。」他已是下了決心，無論怎樣將來只要報讎再忍着氣兒，守着老婆，過太平日子那樣的想頭，他早已絕對沒有了！

流血，他不怕。但無緣無故殺人他亦不肯。因此前天那個什麼白衣秀才王倫不肯收留他入夥，

要他交納什麼「投名狀」的時候，他從心底裏直感得這個潑皮的秀才原也是高傑一類，不過居住在水泊罷了。完全爲了自己個人的利害去殺一個平素無讎無怨的什麼人，那不是豹子頭林沖的性情！可是吃逼住了，他只好應承。他打算殺一個看來不是善良之輩的過路人，也是爲此他守了三天還是交納不出「投名狀」。

不料最後却又碰到了這倒霉的青面獸楊志！

暴躁突在林沖胸頭爆炸開來，他皺着眉毛向牆上的朴刀望了一眼，翻身離牀，拏了那朴刀，便開了房門出來。

前幾天的宿雪還沒消融，映着月光，白氤氳的照得聚義廳前那片廣場如同白晝一般；夜來的朔風又把這滿地的殘雪吹凍了，踏上去只是簌簌地作響。林沖底着頭，倒提了朴刀，只顧往前走。左邊大柏樹上一羣睡鳥忽然撲撲地驚飛起來，繞着樹頂飛了一個圈子，便又一個一個落進巢裏去了。林沖猛地曳住了脚步，擡頭看天。半輪冷月在幾片稀鬆的凍雲中間浮動，像是大相國寺的魯智深手下的破落戶潑皮涎着半邊臉笑人。幾點疏星遠遠地躲在天角，也在對林沖映眼睛。

站着看過一會兒，林沖剔起眉毛，再往前走。然而一個「轉念」——那是像他那樣粗中有細

的人兒常常會發生的「轉念」，清清楚楚地落到他意識上來了。

「到底要結果那一個？」

經這麼自己一問，林冲倒弄糊塗了。昨天在山坡下和青面獸廝殺的時候，他是一刀緊一刀地向敵人的要害處砍去的。雖然和這位「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的漢子，原來亦是無難亦無怨，但作爲一個不是無抵抗的善良安分的老百姓而言，林冲那時候却覺得在「刀鎗無情」的理由下傷害了那漢子的生命，原是冠冕堂皇，問心無愧的。可是現在呢！儘管這青面漢子在他豹子頭林冲眼前已經剝露出更卑污的本相，然而好像是將他從臥房中趕出來，乘他睡眼朦朧就一刀砍了那樣的事，也不是豹子頭林冲做的。這須吃江湖上好漢們恥笑哪！

楞着眼睛遙望那聚義廳前的兩排戈矛劍戟，林冲的殺心便移到了下意識中的第二個對象。是那王倫那白衣秀才王倫頂了江湖上好漢的招牌卻在這裏把持地盤，妬賢嫉能，卑污懦怯的王倫在豹子頭林冲的記憶中，「秀才」這一類人始終是農民的對頭，他姓林的一家門從「秀才」身上不知吃過多少虧。他豹子頭自己却又落到這個做了強盜的秀才的手裏，做了強盜的秀才也還是娶不得的狗賊！

林冲睜圓了怒目向四下裏眺望。好一個雄偉的去處呀！方圓八百餘里，港汊環抱，四面高山，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三五百丈見方的平地，是一個好去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爭不成便給王倫那厮把持了一世，卻叫普天下落魄的好漢，被壓迫的老百姓，受盡了膾炙氣！

像從新下了決心似的，林冲挺起朴刀，托開左手，飛步拾過聚義廳前，便轉向右首耳房奔去。

「嚇，那厮來者是誰？」

望見前面十多步處有兩個黑影，又聽到了這一聲吆喝，林冲便擺開步武，將朴刀抱在懷裏，定睛朝前面瞅。

「呀，林教頭，是你！」

「呀，林頭領！」

走近了時這麼招呼着的兩個巡夜的小嘍囉都做出一付吃驚的臉相來。林冲把眼瞅着這兩個不說話，不是沒了主意，卻是在躊躇；他的不忍多殺不相干人的本性又兜頭摸回來了。

「林教頭，半夜三更，到這裏，要什麼？」

雖是這麼一句平常的詢問在林冲心上却驀地勾起一番誤入「白虎節堂」那回事情，忍不住擡頭望了一眼。明明白是「聚義廳」不是「白虎堂」！

林頭領好武藝，這早晚也還在打熬力氣！

這話是提醒了林冲了，下意識地竟然點頭；但是隨即耳根上發熱，心裏慚愧這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撒謊。

他，一身好武藝的豹子頭林冲卻沒有一顆相稱的頭腦呢！這周圍八百里的梁山泊，這被壓迫者的「聖地」的梁山泊，固然需要一雙鐵臂膊，却更需要一顆偉大的頭腦。

看着他們兩個巡夜小嘍囉的走遠了的背影，林冲倒提着朴刀頭微微下垂，踏着凍雪，又走回自己的臥房去。一種新的形勢在他心裏要求估量價值。腌臢命生的王倫自然不配作山寨之主。但是誰配呢？要一位有膽略，有見識，江湖上衆豪傑聞風拜服的人兒，纔配哪！不乏自知之明的林冲本來是什麼個人野心都沒有的，而且也正惟其如此，現在他的想法是和先前提刀出房時頗不相同了。

「梁山泊又不是他的！我林冲在此又不是替他賣力！潑賊秀才算得什麼？只是這地方可惜！」

他的農民根性的忍耐和期待，漸漸地又發生作用，使他平靜起來，忍耐着一時罷，期待着，期待着什麼大量大才的豪傑罷，這像「真命天子」一樣，終於有一天會要出現的罷！

這時清脆的畫角聲已經在寒冽的晨氣中嗚咽發響。

自殺

大家都說環小姐近來愈加幽靜了，簡直有點兒近於怪僻。

整天躲在她的臥室內，除是吃飯時間，決不輕易出來。而即使是吃飯時間的偶一露臉，也只有嘴唇邊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並沒生氣，說話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晚飯席上，也並不見得稍稍活潑。她的溫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飯碗裏，有時表哥的一句談話總會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並且很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話語還是沒有的。有時她被逗引着，不得不開口了，那也是和老財迷用錢一般，十分吝嗇，只要一個字足夠表示意思時，她決不肯多用兩個字。表哥時常打趣她，說這樣的話語是「電報體」；姑母卻稱讚她能夠不像時下新女子那樣的嗩喏。但不論是打趣，是讚許，環小姐所聊以代替回答的，依舊是滿腔心事似的微微一笑而已。

有兩個孩子揪住了裙角的表嫂，也時常抽空到環小姐房裏來一次。她照例很疲乏似的將白己擲在環小姐常坐的藤椅裏，噓了一口氣，便帶笑的說：「真真吃勿消。啊，厭氣得來。」這是她的間場白。於是便接着報賬式的家務的述敘：阿大、阿二要做夏衣；昨天剛送過了王府上老太太的壽禮，明天又是李家大小姐的「好日子」；說不定後天就會碰着四姑老爺的癩子父親的喪事——

醫生早已斷定他難過明天的黃昏，「黃郎中惟有吃定病人啥時候死，是頂頂準！」表嫂一面說，一面照例翻弄那亂堆在桌面的幾本書。環小姐總是靜默的聽着。直到表嫂又噓一口氣，作她的刻板

女僕們常常把環小姐躲在房裏做些什麼事，作為閒談的資料。聽見了這樣的議論時，姑母總是呵斥道：「不要多嘴！環小姐是在房裏看書寫字呢！」於是這位老姑母便要回想到已故的兄弟，她的老眼前就要浮現出被書籍糾纏到臉黃肌瘦的好兄弟的影子；於是她就要移動龍鍾的身體，走到環小姐房裏看看她的心疼的姪女兒是不是當真在那裏太勞神的看書寫字。而當她看見環小姐很春困似的從牀上起來迎接她，並且看見枕邊也沒有什麼花花綠綠封面的書籍，這位老太太便很放心了，往往沒有坐到十分鐘，又搖搖擺擺走了出來。「讓她靜靜兒的歇一會罷。」老姑母常常是這麼自言自語着離開了環小姐。

文章似的結論：「故所以我格書包末，一搭括子還仔先生勒。」有時表嫂背誦她的家務剛到一半，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或是聽得孩子們的哭聲，那就要改變了她的結論的形式：「有什家務，看書末，直頭看弗進。」此時環小姐往往看着表嫂的俏媚的背影，輕輕的說：「不看也好。看了徒亂人意罷哩！」

除了姑母和表嫂，更常到環小姐房裏的，是女僕阿金。她每天要進來掃地，請吃飯；她應該比別人更明瞭環小姐的「深閨」生活。所以每逢女僕們在廚房裏議論到環小姐的時候，阿金的意見是很有權威的。然而不幸，阿金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只能消極的否認老太太所謂「環小姐是在看書寫字」；她沒有一次，至少在最近半個月內，看見環小姐拏過書本子拏過筆。雖然早上去掃地的時候，間或發見一些小紙片，撕成了細長條，亂丟在書桌腳邊，彷彿是寫過字的，但是阿金也曾破工夫把這些紙條拏湊起來，才知道並非字，却是些不成名目的圖畫，其中有幾個頗像人面。

在無結果的議論以後，阿金總是搖着頭說：「環小姐實在是怪小姐！」

也許表哥的猜測最近似；有一天，偶然和夫人談起了環小姐，他曾經說：「看那樣子，有點兒近於所謂煩悶。」不過，爲什麼煩悶呢？那是不但表嫂全屬茫然，表哥也覺得很難下一轉語了。環小姐

誠然是父母雙亡，無家可歸，然而姑母那樣的疼愛她，表哥是從小一處長大的伴侶，表嫂又是十二分的賢明，姑母的家就是環小姐的家，亦既有二十年之久，何至現在忽然感到異樣呢？所以環小姐而果真有煩悶，表哥和表嫂是有理由可以斷定絕對不是起於身世飄零的感觸。

「大概是想着俚自家格終身大事。」表嫂在她丈夫面前又曾提示過這樣的意思，然而仔細一想，還是不對。姑母和表哥都允許環小姐的婚姻可以自由，姑母早已把妝奩預備得十分周到，只要環小姐有意中人，立刻結婚也是不難的。而況環小姐自己並非是不出閨門的舊式小姐，和男女朋友同去游湖一類的交際，原來是常有的，僅僅是最近半個月來她自己願意禁閉在臥室內，拒絕了一切游玩的邀請。

所以環小姐的忽然冷淡是難解的，但也因為是難解，並且誰也不能負這責任，便只有好事的女僕們作為閒談的資料。主人方面的空氣是始終無所謂緊張。

自畫去了，又是黃昏。環小姐坐在電燈光下，左手托住了頭，讓自己浮泛在雜念中。四壁是睡眠一樣的靜，襯出對面傳來的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環小姐有點憎恨這些太快樂的笑聲，然而未始

不想聽聽這太快樂的內容。雜念却不肯從命，極無賴的糾纏着。幾個很清騰的字，似乎是表嫂的口吻，已經撞在環小姐腦膜上，但又忽然消失了。她的意識界充滿了許多別的說不明白的事物，絕對排斥外來的新印象。而在這些紛亂的說不明白的事物中，又有一件什麼東西在那里奮力掙扎，像是硬要出頭。終於透露出來了，乃是一句很面熟的話：「環，我們望這里走。」

窗外吹來一陣涼風，掃去了環小姐身上的躁熱，便恍惚已在飛來峯下的石洞裏。依舊是那一句「環，我們望這里走」在耳邊響，很細，然而很分明。從手腕上起來一點輕微的麻痒又擴散到她胸前，她禁不住心跳了。驀地有一個少年男子在她眼前了，捏着她的手腕，懇求似的看着她。心更跳得快，臉上也熱烘烘了，她覺得有一條強壯的臂膊圍到她腰間。她猛然喊出一聲「嗚唷！」這異樣的聲浪震動她的耳膜，便什麼都沒有了，依然在她的小臥室內，依然獨坐在電燈光下。

手腕上仍舊麻痒，而且加劇；一個花腳蚊子，肚子已經通紅，十分費力似的從環小姐的嫩皮膚裏拔出了牠的長嘴巴，就很大方的飛走了。環小姐目送這蚊子，直到牠消失在暗隙中。她忽然感得這小小的飛蟲彷彿就是適纔幻覺中的男子，半個月前的某一日曾經激動她的處女的靈魂，然而很大方的走了以後，也就不知去向。撇下她在孤寂怨艾中。環小姐低低的嘆了口氣，換右手來支着

頭。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早已低下去，低下去，現在只有一片冷淡的寂靜。從遠處來的若斷若續的義憤似的蛙聲又很像是替她訴不平。

自

環小姐惘然站在窗前了。那邊鳳舞臺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聲。這一邊，是環湖的山峯了，黑森森地站着，像是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閃爍不定的，是湖濱的許多別墅的燈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環小姐痛心她想，這都於她無分。她已是破碎不全的人，她再不能恬適地享用寶貴的青春，美麗的世間對於她反成了毒辣的嘲諷。她只能自己關閉在房裏，一遍一遍的溫理心靈上的重害。

殺

這秘密的負擔，時時刻刻壓迫她，使她不得不逃入孤獨。每逢許多人在一處談笑，忽然所有的舌頭都停止了時，環小姐便覺得自己成爲衆目的焦點，並且那些尚帶着笑痕的嘴角又似乎都在說：「我們全知道你的事！」平時最親熱的朋友也變了樣子。他們和環小姐說話的時候，總喜歡笑，而這笑，環小姐都明白的辨得出不是好意的。他們又常談論相識者或不相識者的戀愛事情，環小姐也看出來都是指桑罵槐的譏諷自己。她像一匹膽怯的兔子，只能躲在窩裏了。她讀小說消磨如

年的長日，然而小說的作者又似乎都知道她的秘密，掣她作爲模特兒。幸而姑母和表哥嫂好像還不知道她的事，不然……

環小姐轉過身來，忍不住滴下兩點眼淚。世間太美麗，而她的命運太殘酷；一想到這快樂的人生於她無分，她更覺得人生是值得留戀了。失足的事誠然早已過去，便是造成這終身遺恨的刹那間的歎娛，也成爲過去；但永不能過去的，是別人的惡意的臉和嘴。她將在嘲諷與冷漠中摸索她生活的旅程！想到這裏，環小姐的眼淚更接連的滾出來。她倒退幾步，仆在牀裏，緊緊的抱着枕頭，幾乎放聲哭起來了。她的被悲哀揉碎了的心，努力掙扎似的突突地跳，像是一疊聲叫着：「自殺！自殺！自殺！」

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個不得已的念頭，但每逢傷心，這可謂咒的兩個字已經是一定要在她心上打一個來回。並且不知道又在什麼時候已經替她定下了走這條末路的日子。那便是姑母他們也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一天。她下意識的承認這是當然的歸束，惟一的解決；但想起了自己奄化以後，世界還是這麼美麗，還是有這麼多的愉快的人兒在安然享受，並且還有這麼多的人兒，甚至也有她平日所鄙夷的人兒，在那裏議論她的短長，嘲笑，唾罵，憐憫——即使是憐

憫也覺得不堪忍受。那她又以為自殺還是不夠，不夠！她但願世界立刻燬滅，但願孽火把她自己，一切人，一切物，一切悲的樂的記憶，全都燒了個無蹤無影。

她忿然跳起來，睜大了哭紅的眼睛，向房裏狼顧。她的本就平凡的脸現在倒因噴怒而新生一種撩人的風姿。她很快的走到書桌前，開了左邊的抽屜，從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裏取出一支鑰匙，再開了右邊的抽屜，這裏有一束一束的舊信，幾張照片，和一隻長方形絳色袋鼠皮女子用的文件夾。她揭開文件夾，把微微發抖的手指伸進去，從很隱秘的一格裏掏出一張照片來，嗤的一聲，便撕碎了。於是像用完了一身的力氣，她長呻一聲，就落在坐椅裏，頹喪的低垂了頭。眼淚又慢慢的迸出來，落在她的手背。似乎吃了一驚，她擡起頭來，惘然看着電燈。現在她的眉梢忽又飽含了悽愴的氣分了，她追悔剛才的舉動太粗暴，太沒有理由。

「何必怪着他呢！」

這麼反省着，她拾起那張撕破的照片，很溫柔的拚合起來，鋪在膝頭，像一個母親撫愛她的被錯查了的小寶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裏的人親一個吻。她愛他，她將永久愛他！有什麼理由恨他呢？飛來峯下石洞中的經驗，雖然是她現在的痛苦的根原，然而將永遠是她青春歷史中最寶貴的一

頁呢！以後在旅館內的幾次狂歡，也把她的青春期點綴得很有異彩了。她臉上一陣烘熱，覺得有一種麻軟的甜味從心頭散布到全身。她惘然想：

「總之，是不能單怪他的。自己那時不也是很動情麼？但是，人是那樣的人，地是那樣的，誰敢說一定不跌進去？況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證，那時自己並沒過分荒唐，還沒被肉感的誘惑衝激到不知所以；那時雖則做夢似的任憑他撫摸親嘴，然而他的最後一步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卻了的。第二天還要到他旅館裏，自然是大大的不該，可是天曉得，鬼趕在我背後，怎麼也熬不住不去！」

她想出當時的心情來了。兩個力在牽扯她。一個是說不明白的，然而難抵抗的，在催促她去；別一個是很分明的道德觀念，則阻止她。渾身的血液都擁護前者去了，而在她腦子的一角却有個冷冷的東西為後者助威。但是終於到旅館裏，因為有一句話把道德觀念說服了：昨天既已把神聖的肉體全部開放給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客情是沒有意義。

就為的有這一念，她陷進得愈深，到底吮盡了歡喜果面的糖衣，嘗着了中心的苦味了。當她第三次到旅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他們中間的 *romance* 就此告終，而她一個人的悲劇從此開頭。

環小姐低聲嘆了口氣，把破照片又放進文件夾，走到窗前，癡望天空，稀薄的幾朵白雲間浮出一輪滿月，似乎飛快的在跑，却又始終似乎在老地位。神祕地映着眼的許多星，像是一羣孩子在那裏鬧烘烘的交談。涼風成片的吹來，又宛然是着天的難感。環小姐惘然看着，思想更亂而且更忙了：自己的行爲，果然是太魯莽了麼？糊裏糊塗跌進了泥淖，完全是自己的不好麼？她所愛的人，真是個要不得的騙子麼？他就是偷得了處女的清白却還要撒下一篇大謊來叫人死心塌地想念着，那樣極頂的壞人麼？他的行動都是預定的詭計麼？他留下的那封信也是宿構，而且說不定已經騙過許多人麼？那樣惡擊纏綿的文字竟會是虛偽的謊話麼？那樣俊偉可愛的人兒竟會是騙子麼？難道自己這樣的不用，連騙子都認不出來麼？難道自己當真陷於所謂性煩悶，做夢似的就把自己的生毀了麼？

「不是的！」她堅決的在心裏叫，「全都不是的哪！比自己輕率得多的女伴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事呢。他不是壞人，他的走是不得已，他捨棄一己的快樂，要爲人類而犧牲，他是磊落的大丈夫。雖然像他那樣負有重任的人是不應當很草率的就和人戀愛，然而他不是說過的麼？他也是血肉做的人，他也有熱情，他也不能抵抗肉的誘惑。」環小姐想起確是自己引誘他來擁抱，便很害羞似的

把兩手遮掩了面孔。她又深悔那時爲什麼不立刻去找着他，跟他到火裏水裏，到天涯海角。於是一個新的希望忽然撥動了她的心；如果他能回來呢？有一個爲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的男子做愛人，該可以自傲了罷。

「可是照他信裏所說，他未必有活着回來的希望了。他的使命是永遠的奮鬥，不到死，不能離開他的崗位；因此他說他只好一個人去，不願他所愛的女子陪着去作無謂的犧牲。」

黑影又遮上了她的心。但是既已確認自己的處女清白並不是胡濫給一個不值得愛戀的男子，她便覺得心靈上的重負是除去了；她自笑從前爲什麼竟見不及此，却像犯了罪似的終天苦悶。她很應該毫不愧怍地對人家公開她的祕密；她戀愛一個男子，她把全身心都給了他，但是爲了更神聖的事業，他很勇敢的離開她了。這豈不是最光明最崇貴的事。

她還可以在這美麗世界的愉快人兒中間心安理得的笑幾聲。

在自慰的粉紅色霞彩中，在黑夜的神祕的擁抱中，環小姐做了許多快意的夢：她夢見大家蔚然恭聽她講自己的初戀，稱讚她的愛人是真正的革命青年；她又夢見愛人回來，胸前掛滿了榮耀的寶星。

神祕的夜去了，又是現實的白晝。耀眼的陽光和嘈雜的人聲，都使得環小姐又出奇的心怯；昨夜入睡時的勇氣是逃走了，信仰是動搖了。她依舊在各人臉上看出侮蔑與譏諷。她又不得不自己禁閉在房裏了。

她看新聞紙解悶，可是本埠瑣聞欄裏就滿載着男子的薄倖，每一個四方的鉛字也像是在那裏扳起臉罵她。扔下了報紙，她拿起一本舊小說；舊小說所表現的，又無非是「癡情女子負心郎」，恰好替她寫照。再換新小說來看，那就更嘔氣了；她看見自己是被剝得赤裸裸地作了悲劇的主角，看見自己成爲運命所播弄的掌中物，猶如落在頑童手中的小飛蟲。

她丟了書本子，躺在牀上，努力要不想。她呆呆地望着天空的灰色雲，猜擬牠們的形態：這就像姑母的面孔，那是一匹白馬，而從後方遠遠的奔馳來的，不很像一列火車麼？「是的，當然是火車，」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這一方一方的，不是車窗是什麼？而且，而且，窗洞裏透出人頭來了！像是毛邊紙上的一滴水，那人頭的輪廓漸漸放大，放大，並且像是準對着環小姐奔過來，愈加近，愈加大，愈加近；待到環小姐認明白正是她的愛人的時候，突然和漏了光的照片似的模糊了，消失

了。

環小姐的眼皮慢慢重起來，只留有一條細縫看着，終於完全閉合了。但是她還在想：也許他正在火車上，也許他今天又來了，也許我出門去就忽然遇見他，也許他正在從前約會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也許……環小姐輕飄飄的翻了個身，便已經出了臥房，並且不被什麼人看見就一直到了從前約會過幾次的花木掩映的湖濱了。湖水像銀的小鏡子，有一個人坐在石欄上，正是他哪！環小姐撲在他肩上，急促的說：

「啊，你回來了！」

「回來了。」

「自然是回來和我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我們快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你不是薄倖的男子，你不是騙子。」

「不是騙子，但也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我們已經——」

「已經發生關係？而最好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一度的情人。你依然年

青，你依然可以使一個愛你的人得到快樂，多量的快樂，比我們經驗過的要多上好幾倍的快樂！」

她不能回答，只抱住了他的頸頸，低聲的哭。

「你應該享受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過一個情人，你仍舊可以從另一個男子那裏得到你所需的快樂。假定我已經死了——」

自

「現在你並沒死。」

「我現在就要死！」

他說着便扭轉身體向湖裏跳。環小姐驚叫着抱住他果然抱住了，但只是她自己牀上的一個枕頭。冷汗已經溼透了她的羅衫，一陣風來，吹的她發抖。

殺

環小姐驚惶地回顧，惟恐有人來偷窺了她的夢中秘密。沒有什麼人，但是像隔了一層板的一個聲音正喊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的心臟往下一沈，便作痛的劇跳。該不至於就是表嫂罷？不像尖嘴刺薄的金小姐。更不是……環小姐苦痛地機械地推想着。突然那聲音又來了，她這才認出原來是和風送來遠處的蟬噪。

她坐在窗前回憶那可愛而又可恨的夢境。她以為這不是好兆，但想到夢裏的他的幾句話原

來就是留別信裏所已有的，便又覺得這個妖夢其實是不足怪。「他這意見，當真是合理的麼？」環小姐較為安詳的推敲着。「當真可以不算什麼一回事麼？我已經不是故我，已經喪失了我之所以爲我的最寶貴的資格，已經是破碎的白璧，難道這都可以不算一回事，都可以忘記得乾乾淨淨麼？然而我還是我，並沒缺少了什麼。我的確還能夠給愛我者以一切的快樂，無量的快樂，只要能夠完全忘記，那是多麼好！便算是自己不能忘記，只要永不給別人知道，那又是多麼好！他的信裏允許我絕對祕密，他說他就要走進墳墓去，在他一方面，這祕密是永久葬在墳墓裏了，在我這方面，永久埋藏在心的深處。這就準定是不會有第三人知道麼？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

於是環小姐眼前又飄浮着粉紅色的希望，幻想的空中樓閣一層一層疊起來，她將——並且一定可以深藏着青春期的第一次狂歡的祕密在這忘的角落裏，坦然享受這美麗世界的一切愉快。可恨的是這美麗的世界却又同時屬於許多第三者。

「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只是當真有把握麼？」

她不敢說一定有許多的第三者——無聊的第三者，惡意的第三者，永遠忙着窺探別人的祕密，永遠準備着冷笑別人的第三者，都一齊湧現在環小姐眼前了。她深恨這些第三者！她把兩手握

着臉，咬緊了牙關。她深信自己有充分的權利在這快樂的世界過活，人家沒有半分的理由可以使她不活，但是他們的鬼域的力量却使她不能快樂的活；可恨的第三者呀，她祈求大疫把他們一齊掃滅！

自

詛咒，憤恨，失望，幫助着環小姐把可畏的太現實的白晝消磨了去。

晚飯的時候，表嫂忽然說要去看新到的「馬振華哀史」的電影了。她看着環小姐，似乎徵求同意；她又惟恐別人不懂似的講起馬女士自殺的原因來。環小姐覺得每一個字就是一枝針，刺痛她的心。她偷看姑母和表哥的臉色，見得他們還是和平常一樣，這纔略覺胸口輕鬆了些。她竭力裝出不介意的神氣，微微的笑着。可是表哥的聲音又像鉛塊似的投在她的悸動的神經上：

「像這樣的事，其實不值得編做影戲。社會裏天天演着馬振華式的悲劇。沒有人知道便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受騙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殺了。」

表哥轟然發了這樣的議論。環小姐猛覺得眼前一片黑；坐着的椅子也作怪的變軟了，像一堆棉花，將她陷下去，陷下去，一直的陷下去。幸而表哥的談話隨即滑進了另一方向，並且環小姐自覺

得始終沒有一個眼風在她臉上掠過，不然，她一定暈倒了。」

「既然嫂嫂喜歡去看，我就陪你去罷。」

環小姐努力迸出這幾個字來，桌面突然寂靜了。大家覺得出乎意外。環小姐今天居然有興致。表嫂的嘴上拋出一個感謝的微笑。環小姐也輕輕的一笑，心裏慶幸自己的策略居然奏了拋效。至少是這個門裏的人並沒懷疑她！

在影戲院裏也碰到幾個熟人。環小姐細讀她們的面孔，分析她們的話語；他們都還坦白，沒有譏諷的眼光，惡意的微笑。「看來她們並不知道我的事。」環小姐看着電影中的幽會，心裏想。她確定自己的愛人是絕對能守秘密的，她也想不出僅僅兩次的密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別人眼裏。那和馬振華女士的經驗完全不同呢！「過去的兩星期，真是神經過敏。這反叫人詫異，反叫人起疑罷？應該向人解釋。」她就找機會說了好幾次：她是怕熱天的，到了夏季，常常要「病暑」。

她漸漸覺得一切第三者並非絕對的可憎，生活的路上還是充滿着光明。然而她也當真的漸漸「病」了。自然是「病暑」。整天價昏昏的想睡，時常發乾咳，時常想吃這樣那樣，可是剛一上口

便又覺得不是從前那個味兒。

這反常的怪現象延長到一星期時，環小姐發現了個新秘密：每月規定要來一回的事是衍期了。「真是——麼？」環小姐想着心悸。剛造成的一點希望立刻全部消散了。

那怎樣辦好呢？這不歡迎的小生命！這是沒有法子守秘密到底的。現在是連神祕溫柔的月夜也不能給環小姐幾分美麗的幻覺了。白晝和黑夜趕逐似的飛快過去，環小姐覺得她是一步步的走向墳墓向敗滅。而又是獨自的寂寞的走去，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連痛恨也沒有。如果還有人痛恨她，總比虛空的冷漠好些罷；她很想有一個母親；即使是最嚴厲的母親，她也將伏在母親的懷中哭一會，也將直訴自己的苦難，然後去死。可是沒有。母親去世的時候，她尚在襁褓；母親的音容笑貌，早已一點都記不起。在這世上，她沒有半個親人。姑母是她的保護者，表哥只是表哥。她想起表嫂沒有來的時候，表哥還不是僅僅的表哥，但現在早已成爲正式的表哥，不多不少只是一個表哥。

夜來了時，她坐在窗前，癡癡的望着蒼空的繁星。憂愁在她心裏煎熬，她的思想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徘徊在羣星的中間。她看見兩天升起一道紅光，她又看見紅光裏有她的愛人的面容，她又聽

得他說：「想不到再度的結合就留下了這麼一個紀念。從前我要你忘却，現在我請你就培養大我們這紀念！」她知道這是他的靈魂深處的呼籲，大千世界都聽得他這呼籲，羣星也點頭贊同着。

她斗然勇敢了，一條出路橫在她面前了。她將要對世界宣布自己的秘密，自己的決心，她將大無畏的站在社會面前，抱定了她的第一次愛的果實。

但是毀容的下弦月狡猾地對她眯着眼，冷冷的笑，幽幽地說道：「空想！太好的空想！你這就能得到冷酷社會的容許麼？而況你又永遠辭別了人生的快樂。但如果有一個人來替你頂名義，那就不同了。社會上需要虛偽的名義。你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掩護你的過失。」

環小姐又躊躇起來。有兩條出路這就爲難了。永遠是各有利弊的兩條路，教人難以決斷。星和月是這般的各執一詞聚訟着，只給了她更不耐的煩躁。她果然忘記了笑，却也忘記了哭。這太大的問題，太強的震撼，把她弄成了麻木。

而況她又一天一天的消瘦。似乎那「秘密」已經再不能忍耐着不露臉了。對於這「瘦」，姑母也起了焦慮；她搖擺着龍鍾的身體到環小姐房裏坐了半小時，反覆的絮煩的說：

「環兒，近來你瘦了，你有病，告訴我姑媽，有什麼病？想什麼，要什麼？都告訴我，我叫他們弄來。環兒，你心上不快？嫂嫂有什麼話？阿金不周到，都告訴姑媽罷。我娘家就剩你一個了，你再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到陰間怎樣見他們來！」

姑母的老眼也有些潮潤了。環小姐忍住了眼淚，只寂寞的假笑着，輕輕的搖頭。她很想說：「姑媽呀！你老人家是疼愛我的，因為你對着地下的死者負責；可是你還疼我麼？如果你知道我是已經有了你所痛恨的醜事？」然而她睜大了憂悒的眼睛，看着姑母的衰老的長臉，含糊地說些「沒有病哪，」只不過天熱了不舒服，「心上沒有什麼不快，」一類的話。她不肯——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宣布她的苦悶的祕密。

她知道姑母的愛惜她是爲了母族的死者，表哥是爲了姑母，表嫂是爲了表哥；他們都是爲了別一種原因，而不是爲了她本身。眞眞爲了她而愛她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去得遠遠，造成她現在的痛苦。如果這是命運麼？如果她是命定着不得好死麼？她願意在這個人人面前死。然而他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不知去向了。如果再有一個別的什麼人，也能爲了她而愛她——只要再有這麼一個人呵，她也願意死，願意在他面前傾吐自己苦悶的祕密，願意死在他的憤怒的拳下。

迷亂地苦痛地想着，環小姐禁不住眼淚落下來。她看着姑母的龍鍾的背影，心頭猶如絞着一般。

表嫂也來很巧妙的詢問環小姐有什麼「不樂意」也說她瘦了；並且說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請她原諒，請她直說，不要見外，環小姐全身抖戰着；她覺得這些隔膜的撫慰比熱罵還難受，她又感到自己的反常的態度確已引起這一家門內的猜測和不安，覺得偵察的眼睛是埋伏在她的四周了。現在是即使關閉在自己的房裏也不能得到片刻的自在。房外的每一聲小語，每一個足音，都使她驚悸得直跳起來。

「那竟竟然來的，不是死神的腳音麼？你就這麼死了你，剛在青春的盛年，剛只喝着一滴快樂的酒，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

環小姐悲憤到幾乎發癱了。她不願死；只要還可以逃避，她決不願死。但現在似乎死是唯一的逃避處所了。挺身出來宣布自己的祕密，把冷笑睡付之一笑，如何？環小姐再三想來，沒有這麼多的勇氣；自殺所需要的勇氣還只是一時，而這却是長期。找另一個男子來做掩護麼？那也是未必竟有把握。況且這一類的事是性急不來的，萬一誤近了壞人，豈不是更糟？

她無端妒恨着她的女朋友了。她們每個人身後總跟着兩三個男性。她們不怕左右周旋的磨煩，許就是先見到有一日要用來作掩護罷？「所以我是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了。」環小姐絕望的想，「我就是心腸太直，太好；現在這世界上，沒有好人立足的餘地！」

寶叔塔後一個小星閃着寒光。夜是越來越靜，充滿着死的氣息。環小姐下了決心，拏一條絲帶來掛在牀柱上，同時簌簌地落着眼淚。腦筋像通了電似的敏活起來，把她短促的二十三年的生活一齊都搬了出來。她記起十七歲那年的新潮流怎樣激動了她的靈魂，怎樣渴望着新的光明，怎樣夢想着將來的幸福，怎樣慶幸自己的尙未訂婚，怎樣暗示給姑母和表哥她自己的婚姻要聽她自由，怎樣的半驚半喜地接近了男性，然而結果如此！她抖着手指把絲帶挽成一個環心，臟要裂開來似的發出淒絕的詛咒：哄騙呀，哄騙呀！一切都是哄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還不如無知無識，任憑他們作主嫁了人，至少沒有現在的苦悶，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至少不失為表嫂那樣一個安心滿意活着的人！

她站在牀沿，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血。她再不能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她的脹痛得要爆裂的頭腦裏疾轉：宣布那一些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死就是宣布！她不讓自己猶豫似的將頭

頸疾鑽入絲帶的環內，身體向外一側，兩腳便離了牀沿。

同時，一個模糊得很的觀念忽又在她腦裏一動：應該還有出路。如果大膽地儘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夠應合這急遽轉變的社會的步驟。可是絲帶已經抽緊了，她的眼球開始凸出來，舌頭吐出拖長，臉上轉成了青白色。

東西！
凸出的一對眼睛向前瞪視，似乎還想認明那能夠和這動亂轉變的人生合拍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詩與散文

一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睇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住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擱在書桌上的那樣鮮花。

他忍不住又醞釀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腳尖上飄浮出來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

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心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當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驀然暢飲了清泉，像溺水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心境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篁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喜歡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着有花！」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膨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嬌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遙送感謝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尚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祕的罪愆也減輕了壓迫了。

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惘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

一個吻，然後轉身對一面大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丰韻滿洒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睇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丙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懂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會有一時竟會顛倒於一個徒有肉體的女子！他想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決不會那樣庸劣卑污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道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嘆半怨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燬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便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面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徒前的十分愛我；可是

我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新的思想，我是被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我有自己。如果我不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果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脚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發抖。他的挑釁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經過了雖噴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頸，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有一別一滋味的顫抖轟地兜上了心頭。

「咳，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纔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卻沒有能力抵禦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下「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腳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他現在唯一的遁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

是表妹的聖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喂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媚的聲浪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膊，隨即伸過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假倚着的人兒的面容是：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

「怎麼你總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這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下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辨，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聲的滿人心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秘，合乎旋律，無傷風雅。這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作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已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面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勢握着那兩片紅唇，不讓牠們再鼓動了。丙似乎突然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意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卻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生氣；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爲的你太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

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膽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幾聲，桂突然將丙推在近傍的沙發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頭。她的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潮溼。這在平時往往會引起丙的興奮，但現在則桂的一番話似乎很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這樣肉感的女性的愛撫，並不覺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了似的。他很想發作一下，然而沒有足夠的勇氣，他只好委屈地忍受。

這種神情，自然躲不過桂的銳眼；她勝利地笑了起來，又輕聲說：

「你們男子，把嬌羞，幽媚，柔媚，諸如此類一派的話，奉承了女子，說這是婦人的美德，然而實在這是你們用的香餌；我們女子，天生的弱點是喜歡恭維，不知不覺吞了你們的香餌，便甘心受你們的宰割。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們也教導我們要知道嬌羞，幽媚，柔媚，我崇拜這三座偶像，少說也有十年，直到兩個月前纔被你打破了！你……」

「我？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進來分辯。他真心確信並沒做過這樣的事。桂俯下頭去在丙的嘴唇上輕輕地咬了一口，同時長眉毛一挺，格格地豔笑着說：

「還不是你麼？如果我那時不打破那三座偶像，我一個體面人家的寡媳，怎麼會倒在你——一個寄住在家裏的少年的懷抱呀？你聰明的人兒，引誘我的時候，惟恐我不淫蕩，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們男子所稱爲婦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厭倦了我的時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媚柔媚，惟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竟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沒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爲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纏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伏。

黑暗漸漸從房子的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卻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耀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床上，光着眼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有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蹇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

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尙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煙火。他覺得身下的牀架還是在漸漸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沈浸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腦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過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甜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沈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祕的美感。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為「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為「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夠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會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了，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歉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為假使桂能夠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恐的情緒轟地兜上心來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諷。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噓了口氣。「我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靈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此時他不但沒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態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眶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落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瞿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感念，然後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辨說：「從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問題麼？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卻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爲麼？但是她卻賴有此欺騙而感到快樂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騙也該不算壞事罷。而況不是我居心要欺騙她。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騙呀！」於是青年丙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也輕鬆了許多。他翻過身去，突然那豔麗照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一大串問題像亂箭似的攢在他心頭了：「可是這豈非成了欺騙表妹麼？這該不會使表妹也感到快樂罷？欺騙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壞事，但在表妹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罷。」於是他覺得已經損害了表妹的什麼權利；似乎他從表妹那裏偷了什麼東西轉給了桂了。

他反覆自問，又自己作答；他剛以為自己的一切行動並沒損害了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實在是在主觀的自解嘲，別人家決不會如此存想的。再過一會兒，他又勇敢地確信自己的不錯，並且以

爲別人家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機械地想着，儘繞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後來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兩個觀念在腦膜上霍霍地閃爍。

忽然彈指聲輕輕地從門上來了；輕輕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動人心。青年丙趕快跳起來開了門。門外是一片黑暗。對照着房裏的光亮，使這門口宛如個無底的深洞。頗長的一個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動。青年丙驚愕了幾秒鐘，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牽引那白的人形從黑洞口到光線下。他的全身細胞都在快活地發跳，然而他的舌頭蜷伏着不敢搖動；他疑惑只是一個快意的好夢。

默然相對了半晌，還是他先掙扎出一句話：

「桂奶奶聽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聲低嘆；可是長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紅暈了。

這都像電流那樣快，那樣有力，通過了青年丙的全軀殼，從腦海以至最渺小的腦神經纖維，都在發脹，都在冥冥地跳躍。他伸出左手去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圖要使那軟綿綿高突的只有一層輕紗罩護著的胸脯貼到他自己的心頭；他的被醉意醺朦了的眼睛看見無數小金

星從她的眉目間，鼻孔裏，口輔邊，乃至頸際髮梢，泡沫似的浮出來，飛滿了全房子。他又看見同樣的泡沫在他自己身上迸射出來，也耀着金光。然後他又聽得鼻裏的管弦和鏗鏘的金鼓在不知什麼地方響出來，也充滿了全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靈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這樣想。然而他也沒有忘卻問一句要緊話：

「白天我已經失望了！你是那樣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現在是感多於怨了。」

他不知道怎樣纔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興奮；他發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樂。然後，在旋風樣的官能刺激的頂點，他忽然像跌入了無底的深坑……

他驚跳着醒過來，第一眼便看見並排地蹲在書桌角的綠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呆地望了半晌，然後低聲嘆一口氣。他想：「便是好夢，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靈之顫動只能在夢中再現了；然而夢亦去的太匆匆呀！」

夢中的詩樣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沈重的現實，壓於他心靈。

四

玫瑰花束已經萎了，綠手帕依舊並排地蹲在旁邊。再過去是一封已經撕開了口的信，很傷促沮喪地斜躺在左側，似乎不會受到任何樣的歡迎。

房裏沒有人。太陽從西窗裏進來，獨自在花梅單上跳舞。

忽然房門輕輕地開了。青年丙昂起了頭進來，頗有些自得的神氣。他剛從一個朋友那邊來，帶的半天歡喜在心裏。朋友是舊同學，現在正當「裘馬輕肥」對青年丙說了許多「借重」的話。論到用世的才調，青年丙是當仁不讓的；現在他向大衣鏡立正對鏡中人微微頷首一笑，便宛然是縱橫捭闔。手揮目送的風雲兒的姿勢。他看着鏡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膛，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帶。他扭轉身子向左向右顧盼了一會兒，他忍不住那躊躇滿志的微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頭倏地皺緊了。他看見那影子似的苗條女子的面容又出現在鏡子裏了。她又跟着釘着來了！青年丙盛氣轉過身去，斜眼瞋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務兵時的神氣。

「愛，何必生氣呀？也犯不着生氣呀！」

意外地俏媚溫柔的口吻使他臉上的皮不得不放鬆了一些些，雖然此時他有老朋友的一番「借重長才」的話頭在心窩支撐，因而也就出奇地鎮定些，但是慣了的惶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經像薄霧似的展布開來了。

「我是來請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爺，直到今天我纔明白呢！」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青年丙茫無頭緒地看着她。

「昨天我說了些什麼話呢？我真是發瘋罷？那些話，都不是我應該說的。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是個『未亡人』，沒有什麼活人的快樂幸福可說的；可是，丙少爺，你給了我一個月光景的快樂。這大概已經是太多了。再不知足，再要釘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罷？今天我是想明白過來了。」

現在青年丙的臉紋完全展平了。一絲的慚愧，從他心深處搖曳而上，漸漸到了腦膜，可是未及在兩頰上表白出來，就被老朋友的「借重」格住了，並且慢慢地被壓了下去。

「哦，哦，那個——」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粉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救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

「所以今天我是來請罪。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這房裏。今天，再讓我最後一次叫你丙；以後是——仍然是丙少爺了。我也希望最後一次聽你叫我桂。」

聲音是簡直有點迷人了。過去的最珍貴的時間，突又復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見金色的泡沫從桂身上翻騰着飛出來，他又覺得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了。他驀地繞住了桂的細腰，把嘴湊上她的。

「不，不能再這樣了。已經太多了！」

桂扭轉頭去說，同時拔開了腰間的丙的手臂。

「這也是最後一次都不行麼？」

青年丙顫着聲問，依舊把手纏到那熟習的腰間去。他心裏的感想很複雜，但沒有一個浮現到他意識上，所以他只是單純的跟着血的衝動。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麼？」

「已經嫌太多時，便是半次也不行！況且，你如果想着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麼人的，那就知

這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經焦了；你不應該讓牠們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脫離了丙的扭纏，桂斜倚在門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頰，她的胸脯微微波動，她的眼睛有些紅，她的小嘴唇卻變了白。這一切，青年丙都沒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話聲轉到書桌角，於是那個怪可憐相地躺着的信封映進了他的眼簾。他立刻認出這是表妹的信！他攪了過來時，看見封口已破，便不自覺地舉眼望着桂一瞧。

「丙少爺，再會了。」

桂異樣的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隨手將門帶上。

一個感想霍霍地在丙心上閃動。他恍然於桂今天的態度轉變的原因了；他斷定是桂先拆開了他的信，他又斷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棄了死纏住的妄想。對於桂的竟去，他原有幾分不捨，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釋去重荷似的爽快。他微笑着抽出信紙來，看了兩行，忽然臉色變了。信是很簡短：

「表哥：明天要跟父親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辭爲歉。請你也不必來送。因爲從此刻起，就有許多事要辦，並且還有幾處地方要去辭行。

表妹啟。」

信箋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默坐在牀上，癡癡地看着大鏡子。

鏡子映出房門慢慢地開了一條縫，桂的惡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臉，端端正正嵌在縫中間，對着牀上瞧。青年丙像觸電似的直跳起來，一步跳到門邊，想捉住了這迷人的笑容。但是門已經關了。只有吃吃的鬚笑聲被關進在房裏。這笑聲像一條軟皮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的心窩。他再不能支持了，腳下一挫，就讓書桌抵住了背脊。

房門又意外的很快地開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薄紗，映出一對熟透櫻桃似的乳頭的顫動。

「什麼時候也到北京去呢，丙少爺？」

回答時撲到門前抱住了她。這一回，她並沒拒絕，只是屹然立着，臉上冷冷地沒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覺啞然垂下手去。

「散文該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罷？我也不想再演喜劇做丑角呢！」

隨着這冷冷的聲音，桂飄飄然去了。

青年丙懷喪地把兩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覺得地板在他腳下搖動。然後，一個新

理想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鏡前，立正，兩眼疾向前一望，使很神氣的舉手到額角，行一個軍禮。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評判人，對鏡子裏的自己微微一笑，「尙稱滿意」地點一下頭。同時，從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幾個字：

「還不如到老同學處，『幫』他的『忙』罷；——那便是『史詩』的生活呢！」

全運會印象

據報上說，全運會十一天內售出門票總計銀十一萬元左右。算個整數十一萬元罷，那麼我也居然是報效過十一萬分之一的個看客。

我和運動會什麼的，向來緣分不大好。第一次看到運動會，是在杭州，那還是剛剛「光復」以後，是師範學堂一家的運動會，門票由師範學堂的一個朋友送來，我一個錢也沒有化，（師範學堂運動會的門票本來也不賣錢的。）第二次在北京看了。時在民國三年或四年，好像是什麼華北運動大會。門票是賣錢的，可是我去看了一天，也沒有化錢，因為同校的選手例可「介紹」——或者是「夾帶」罷，我可弄不清楚了，——若干學生進場。既然是「夾帶」進去的，當然坐不到「看台」，

只混在蘆蓆搭的本校選手休息處，結果是看「休息」多於看「運動」。

第三次就是這一回的全運會，這一次，不但化錢坐「看台」，是有生以來的「新紀錄」，並且前後共去看了兩天，也是「新紀錄」。誰要說我不給「全運會」捧場，那真是冤枉。

然而「捧場」之功，還得歸之於舍下的少爺和小姐。第一次是少爺要去，我當然應得勉強做一回「慈父」；第二次是小姐要看了，那我自然義不容辭自居為「識途之老馬」。

我相信，我雖然只去了兩天，却也等於和大會共終始。因為一次是最不熱鬧的一天（十二日），又一次便是最熱鬧（十九日）。我憑良心說，這兩天都使我「印象甚佳」。

首先，我得讚美那直達全運會場的華商公共汽車的賣票人實在太客氣了。隔着老遠一段路，他就來招呼，慇懃得叫人過意不去。看慣了賣票人推「土老兒」下車不管他跌不跌交的我，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意外。這是「去」那里知道「回來」的時候，幾路車的賣票人一齊動員作「招呼」的競賽，那一份「熱心」恐怕只有車站輪埠上各旅館的「接客」方才夠得上。自然，這是「最不熱鬧」的十二日的景象。至於最熱鬧的十九日呢，理合例外，下文再表。

好，買得門票，就應當進場了。不知道為什麼，左一個「門」不能進去，右一個「門」也不能進

去，於是沿着「鐵絲網」跑了半個圈子，居然讓我先見識了一番會場外的景緻。會場的「四至」全是新開的馬路，（恕我記不得這些馬路的大名，）而在這些馬路一邊排排坐的，全是盧蔭塔成的臨時商店，水菓舖和飯館最多，也有例外，那就是聯華影片公司的「樣子間」，棚頂上有兩個很大的電燈字——「天倫。」對不起，我把聯華的臨時宣傳棚稱為「樣子間」實在因為牠不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臨時宣傳棚似的既有人「招待」又可「休憩」並且恭送茶水。

一看見有那麼多的臨時蘆棚飲食店，我忽然想起這會場外的景緻實在太像我們家鄉的「燒香市。」說是「太像」決不是指兩者的形貌，而是指兩者的「氛圍。」同樣，「田徑場」可就「太像」上海的三等影戲院。我赴會以前，把我二十年前看過華北運動會的寶貴經驗運用起來，隨身帶了些乾糧，（我想我應當表明一句，我是單揀那沒有核也沒有皮壳的東西，）以及一瓶葡萄汁，一瓶冷開水。然而一進了田徑場的「看台」我都曉得我的「細心」原來半個錢也不值的。這裏什麼都有：點飢的，解渴的，甚至於消閒的，各種各樣飲食的販賣員趕來落去比三等影戲院還要熱鬧些。栗子壳和香蕉皮梨子皮到處有的是。這樣的舒服，「自由」我自然應當儘量享受的，於是把葡萄汁喝了，冷開水用來洗手，空瓶子隨便一丟，而肚子尚有餘勇，則儘力報答各式販賣員勸

進的盛意。至於帶去的乾糧呢，原封帶回。

「田徑場」像一個圓城。「看台」都是城牆，不過當然是斜坡形。我不知道從最低到最高共有幾級，只覺得「仰之彌高」而已。我們站在最高的一級，那就是站在牆頂上了，看着城圈子裏。

那時「城圈子」裏，就是「田徑場」上，好像只有一項比賽：足球。廣東對山東罷，當然是廣東隊的「守門」清閒得無事可做。我真替他感到寂寞。我聽得那播音喇叭老是說：「請注意，廣東又勝一球。」真覺得單調。我熱心地盼望山東大漢們運氣好些，每逢那球到了廣東隊界內時，我便在心裏代山東大漢們出一把力。我這動機，也許並不光明，因為廣東隊的球門離我近，我可以更加看得明白。

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前面說：「怎麼球總在那邊呢？」

我留心去找那說話的人，原來是一位穿得很體面的中年太太，撐着一把綢洋傘，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年青人坐在旁邊，光景是她的令郎。

「因為這一邊的人本事好。」那位「令郎」回答，接着他就說明了許多足球比賽的規則。憑我的武斷，這位中年太太對於足球——或者甚至運動會之類，常識很缺乏，要不是足球而是回力

球，那她一定頭頭是道；然而她居然來了，坐在代價高可是不舒服的水泥「看台」上，她也帶着她的「令郎」，可一定不是她在盡「慈道」而是她的「令郎」在盡「孝道」。誰要說她不給「全運會」捧場，那也真是冤枉。

這時太陽的威風越來越大。那位「熱心」的中年太太撐傘撐得手酸了，而且就在頭頂那香爐式的煙囪口裏老是噴着煤灰，像下雨一般往我們這些看客身上洒——如果跟雨一樣重，倒也好了，偏偏又比雨點輕，會轉灣，中年太太雖然有傘，却也全沒用處，於是我聽得「熱心」的她第一次出怨聲道：「怎麼沒有個篷布遮遮呢！不及海京伯！」

哦，哦！海京伯！那不是曾經在「一二八」以後的上海賺過大錢的法國馬戲班麼？哦，我懂得這位中年太太心目中的「全運會」了。

我忽然覺得「看運動會」也不過如此，然而看「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却大有意思。我坐不定了。我也開始「運動」在那斜坡形的「城牆」上來來去去跑。我在多數看客的臉上發見了這樣的意思——海京伯或是大雜耍。有些穿了制服排隊來的學生看客自然是例外。可是他們「嘴巴的運動」似乎比「眼睛的運動」忙得多了；他們談天，吃零食，宛然是 *Picnic* 的風度。這也怪

不得，那天上午的「運動」實在不多。

下午，我的「活動範圍」就擴大了。我的活動地盤仍舊是「田徑場」。因為我覺得如果要「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再沒有比「田徑場」好了。下午這里的節目很多，除了跳遠、賽跑、擲鐵餅，那邊的「國術場」沒有一個老頭子（也許不老）穿了長衫舞刀。這在中年太太之流看來，還不是名副其實的「大雜耍」。

而且下午看客也多了。我如果死守在一個「看台」上，未免太傻。於是我第一步按照「門票」給我的「資格」遊了兩處「看台」。第二步是做蝕本生意，「降格」以求進；門警先生很熱心地告訴我錯了。但因我自願錯到底他也就笑笑。第三步我打算「翻本」，然而兩條腿不願意，只好作罷。

老實說，我近來好多時候沒有這樣「運動」過，所以即使看不到人家的運動，我已經很滿意了。我相信這一個下午比一般安眠藥有效得多。但是事後我才知道我這回的能夠給我自己「運動」還得感謝那天的看客最不熱鬧。

下午除了更加證實我上午的「發見」而外，還得了個新的「不解」。有一羣穿一色的青白

蘆簾紋的布長衫的小學生，每人都拿了鉛筆和拍紙簿，很用心地記錄着各項比賽結果的報告。中間有幾位偶爾錯過了播音喇叭的半句話，就趕忙問同伴道：「喂，你抄好了麼？百米低欄第二名是多少號？」似乎這是他們出來一趟的「成績」，回頭先生要考查。

我不能不說我實在「不解」這羣小學生心目中的「全運會」到底是個什麼？

還有一個「不解」，那却輪到我的少爺身上。當我們互相得到同意離開了運動場的時候，我就問他：「看得滿意麼？」他照例不表示。我又問：「足球好不好？你是喜歡看足球的呀。」「虹口公園的還要好。」「那麼你不滿意了？」他回答是「也不」。「哦——那麼你還贊成些別的罷？」我的少爺却笑了笑說：「我記不清楚了！」憑經驗，我知道他所說「記不清楚」就是拒絕表示意見的「外交詞令」。我只好不再追問下去了。其實他的運動會常識比我高。例如賽跑起步時槍聲連連兩響，就是有人「偷步」。我不知道而他知道。所以他對於「全運會」的拒絕表示意見，我真是「不解」。

在我呢，當真沒有理由不滿意；我自己「運動」過了，而且還看了「看運動會」的人們。然而過了幾天以後，我知道我的少爺那天也「看」了一點回來，而且也許他還「贊成」——那就是

會場的建築。

因為第一次看了「滿意」，所以十九那天又去。各報的「全運會特刊」早已預測這天一定很熱鬧。我也以為「很熱鬧」者不過水泥看台上不留空白罷了，那里知道我這「以為」離事實遠得很呢！

到運動場時，不過十點鐘，這次我有「經驗」了，幾座賣「門票」的亭子一找就得；怪得很，「售票亭」前一點也「不鬧」。上去一問，才知道好一些的坐位都已經賣完了。（後來我知道「熱心」的朋友們都是早兩天在中國旅行社買好了的。）然而籃球場的門票居然還有，至於「田徑場」只剩起碼的二角票。好！二角的就是二角的罷，反正我看「看運動會」的人也就滿意了。我買了票後不到十分鐘，「田徑場」門票亭就宣告「滿座」。

那天「田徑場」只有兩場足球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和三點。籃球場也有兩場的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到三點。我以為（又是「以為」了）看過前一場的籃球再到「田徑場」應卯一定是從容的。我決定了這辦法時，大約是十點半，下午離一點還有三小時光景，不免先上「城頭」去

逛逛。一進去，才知道這個十萬人座位的田徑場看台已經上座到八分了！然而此時「場」中並無什麼可看，只遠遠望見那邊「國術場」裏有一位上身西裝襯衫下身馬褲馬靴方臉兒老大一塊禿頂的「名家」在鄭重其事的表演太極拳。他雙手摸魚似的在那裏掏摸，他前面有一架「開末噠」，大概也在搖罷？

我相信那時田徑場的八萬看客未必是爲了那太極拳而來的，我也不相信他們全是我的「同志」——爲看「看運動會的人」而坐在硬水泥地上晒太陽。他們大部分是所謂「球迷」罷？而不是來的太早了麼？（後來我知道他們並不太早，他們的「經驗」是可靠的。）照我的估計，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一定是十點以前就坐守在這裏了！這一份「熱心」真可怕！

並且他們一心決定坐守到下午一點鐘？不見他們差不多全帶着乾糧麼？後來我又知道他們的「經驗」在這上頭也豐富的不得了，因爲不久以後不但「滿座」而且「擠座」的時候，各種食品的販賣員都給「肅清」出去，你不自帶乾糧，只有對不起肚子了。

然而我根據了上次我的「經驗」，這回是空手來的。所以「看人」——帶便也看「摸魚」，看到十一點過些兒，就「擠」出（這時已經十足可用一個「擠」字了）那「城牆」來打算吃

了飯再說。

吃過飯，我還是按照我的預定步驟先到籃球場。因為小姐是喜歡籃球的，而我也覺得籃球比足球更近於真正的「體育」。籃球是剛柔相濟的運動，演來是一段嫵媚。

在體育館門口，我經驗了第一次的「奪門」，就知道那裏邊一定也在「擠座」了。幸而還有座可「擠」。

這裏的「看客」大部分是來看「運動」的。並且（也許）大多數是來看選手們的「技巧」——借用小姐的一句話。於是我也只好正正經經恭觀北平隊和上海隊的「技巧」。

好容易到了一點鐘，「看台」上擠得幾乎要炸了，兩隊的球員上場來了，却又走馬燈似的各自練「趟腿」——好像打拳頭的上場來先要「踢飛脚」。那時就聽得看客們私下裏說「北平隊手段好些。」

果然開始比賽的最初十分鐘，北平隊佔着優勢；後來上海隊趕上來了，分數一樣了，而且超過北平隊了，但北平隊又連勝數球，又佔了上風；這樣互有進退，到一小時完了時兩邊還是個平手。於

是延長時間再比賽。在延長時間又快要過完的五分鐘以前，上海隊比北平隊略多幾分這時上海隊的球員似乎頗倦了，而且也不無保守之心，得到了球並不馬上發出或攻籃，却總挨這麼二三秒鐘，每逢上海球員這樣「遲疑」似的不「快幹」的當兒，看客中間便有人在「噓」老實說，我是外行，不懂得這樣「不快幹」有什麼「不合」之處，然而我身旁有一位看客却漲紅了臉，呼道：「延挨時間，真丟人！」

哦，我明白了，原來籃球規則雖然已頗周密，可是對於「延挨時間」以圖保守勝利這巧法兒也還是無法「取締」。

鐘聲響了！比賽告終。上海以略多幾分佔了勝利。「延宕政策」居然克奏了廣功。北平隊先離球場，這時候，我忽然聽得「看台」的一角發出了幾聲鼓掌，似乎在宣稱北平隊的雖敗猶榮。而同時在上海隊將離球場的時候，忽然那「噓噓」聲又來了，而且我對面那「看台」上擲下了許多栗子壳和香蕉皮。這個，我很懂得，是有些「義憤」的「看客」在執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了，而且這些執行者大概不是上海人。

自然，同時也有一些「不多」鼓掌聲歡送得勝者，然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的執行者們

因為是顯然集中一處的，所以聲勢頗為洶洶。

在先我知道了上海隊是取「延宕政策」的當兒，也覺得他們何必把「第三名」看得這麼重，但後來栗子壳和香蕉皮紛紛而下，我倒又覺得上海隊的重視「第三名」並不特別比人家過份。如果栗子壳和香蕉皮之類等於北平方面的「噉噉隊」那未免多此一舉；如或不然而是表示了「輿論」對於「非法勝利者」的唾棄，那麼，也是「輿論」一份子的我，對於失敗者固然有敬意，而對於勝利者也毫無唾棄之意。比了一小時而不分勝負，總可以證明兩旁的手段其實沒有多大高低。所以上海隊的「延宕政策」的成功未必算得「丟人」的「勝利」。要是牠不能在「延宕」內多得幾分，即使牠「延宕」也不中用，而這「最後的多得幾分」顯然不是靠了「延宕」得來的。「上海真運氣」——在「延宕政策」開始時，我後邊的一位看客說：對了我慶幸上海隊的好運氣，同時也可惜北平隊的運氣差些！

第二場籃球是河北隊和南京隊爭奪「冠軍」。我看了一半就走。同時有許多「看客」也紛紛出去。並不是籃球不好看，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還有別的節目要看呢。我是按照預定計畫直奔田徑場去。

然而糟了，每個「看臺」的入口都已「拉了鐵門」，而且每個緊閉的鐵柵門前都有一大堆人在和門警「爭論」。

「裏邊滿了，沒有法子！」門警只是這八個字。

我相信裏邊是滿了，因為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就看見「裏邊」是裝得滿滿的。然而因為打算看「看運動會而不得」的人，我就歷試各個「鐵門」。沿着那「圓城」走了半個圈子，忽然看見有一道鐵門前的人堆例外地發生變動，——半堆在被鐵門吞進去。我和小姐趕快跑過去，可是那鐵嘴巴又已閉得緊緊的了。於是我就得了個確信：裏邊雖然滿了，尙非絕對沒有法子。不過「法子」何時可有，那是守門警察「自有權衡」了，我們一夥人就在那裏等。

可是隔不了多久，却遠遠地望見右邊另一個鐵門也在吞進人去了。這離我站的地方約有三丈路。我招呼了小姐一聲，立刻就往右邊跑。同時也有許多人「舍此而就彼」。我跑到了那邊時，那鐵門還在吞人，我當然是有資格的了。可是回頭一看，沒有小姐。我只好趕快回去找她，半路碰到她時，再回頭一望，那鐵門早已閉得緊緊了。我埋怨小姐，小姐也埋怨我，說是我跑了以後，原先我們在那等的那個鐵門放了許多人進去。

「他們看見門前人少了，就開門。」小姐說。

哈哈，守門警察的「自有權衡」的原則被我們發見了。我們得用點「技術」來搶門，那也簡單得很；我們站在兩道鐵門的半路，要是看見右首的鐵門在「通融」而左首鐵門前等候的人們擁擠而右的時候，我們就趕快直奔左邊那道門。這「軍路」一試就成功。門警連票子也沒來得及看。因為這當兒是「看客」在表演「奪門」運動。

裏邊滿得可怕！但是我們居然擠了進去，而且也還看得見「運動」。剛剛佔定了一個地方，就聽得播音喇叭叫道：「你們好好看踢球，不要打架！」接着，（過不了五分鐘）又是「不要打架，你們是來看足球的」！那時候中是香港對廣東。那時滿場十萬的看客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真熱心在看「運動」——不是「球迷」們在看「球王」。

我「看」了十多分鐘實在推不下去了。太陽是那麼熱，人是那麼擠，想着「看運動的人」也不成。而我於足球也還夠不上「迷」的程度。

我只好虧本一回，把化了半小時工夫運用了「策略」或「技術」搶門而得的權利僅僅享用了十多分鐘。

慢慢地走出運動場的時候已經四點十幾分。我忽然感到不滿意了。論理，我不應當不滿意。因為我確乎很正經地看完了一場籃球。然而我總覺得未盡所欲似的。

因為有點不滿意，就想趕快回家。可是，呵！有多少人在等車而且還有多少人陸續從運動場裏出來！我到了公共汽車停車處時，剛剛有一串的公共汽車遠遠駛來。那是回來的空車，我知道。但是人們像暴動似的一哄而上，半路裏就把空車截住。我也不由的往前跑了一段路。我看見車子仍在走，不過慢些，車門是緊閉着的，人們却一邊跟着車跑，一邊就往車窗裏爬；一轉眼已是滿滿一車子人。我雖然並不「安分」可是這樣的「暴動」只好敬謝不敏！

各路公共汽車的空車不斷地長蛇似的來，其中夾着搬場汽車和貨車（當然此時全要載人了），但是沒有一次沒有一輛不是被半路截住，而且被「非法」爬窗的滿了座。搬場汽車和貨車沒有窗，人們便吊住了那車尾的臨時活動木梯，也是一邊跟着車子跑，一邊就爬着那搖來搖去的梯子。

我一算，不對。十五六萬的看客差不多同時要回去，就作算是五萬人要坐公共汽車，而公共汽

車連臨時的搬場汽車貨車也在內一共是有一百輛（後來我知道我這估計差不多，每車裝四十人二十分鐘打個來回，那麼，要搬運完那五萬人該得多少小時，我如果不取「非常手段」也許要等到八點鐘呢？這未免太那個。

然而我終於安心等着。而且我願意。因為想不到運動會散場以後居然還可以看到一種「運動」——五六萬看客們表演「搶車」那種拚命的精神比廣東足球隊還要強些。

這第二次的去見，我終於滿意而歸。我看到了兩種並非「還手」的而是羣衆的「運動」——專門和搶車。

官艙裏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陽晒不到的一邊艙外支起舊藍布的遮陽來了。

就有一個柔軟的聲音輕輕說：

「怎麼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陽？」

發言者，是女性，二十歲不到，太陽腳落在她的頸頸上，這雖然有頗厚的電燙頭髮給遮住，可是

頭髮裏一定像有些小蟲子爬着，她時時舉手到耳後掠一下，並且時時不安地把上身朝她的同伴那邊靠。她這小聲小氣的一句話就是對她的同伴說的。同伴是男性，也不過二十歲模樣。

「想來這邊也要遮起來罷？」

男的回答，眼光遲疑地望着那剛剛支起來的舊藍布遮陽。驀地他覺得坐在對面的一位老者正看着他，溫和的眼光似乎在打招呼，於是他就自然的微微一笑，也回了個注目禮。

「就要出『塘』了。出了『塘』這邊有太陽。」

老者解釋着，順手理一理灰黃的八字鬚，老者是一張頗為紅潤的同字臉，疏眉朗目，嗓音洪亮。加之順手摸摸八字鬚的好姿勢都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養，這立刻在那兩位年青人的心裏引起了驕然可親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就恭恭敬敬回答。

「尊姓？」

「黃草頭黃。」

「府上是××鎮罷？回府去罷？」

老公公手裏的傢伙稍稍短一點，可已經比同齡那位女青年的粉紅綢陽傘長一些。這是湘妃竹的，紅潤如玉，白銅斗兒，象牙咬嘴，掛着一付真銀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對碧玉連環。不過盛早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國人用來裝板烟的橡皮袋兒。

和尚頭，當前禿了一大塊。然而這一禿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張同字臉的豐采堂堂的派頭。

老先生極健談。現在他已經從「今天天氣，哈哈」轉到了當天上海報上登的葉海牛審判的情形，忽然船上一個茶房探進頭來，接着又伸進一隻手來，手指夾着一張糊補過的舊鈔票，陪笑着臉說道：

「老先生，給我看一看，這張『五塊頭』阿好？」

鈔票到了老先生手裏了。這鈔票是背了「十字架」的。形跡確實可疑，老先生摸出眼鏡來帶了，看過正面，再看反面，又迎着陽光照了一照，就遞給那茶房說，「好的，好的。」一面除下眼鏡，一面又加一句：

「要防『十塊頭』——十塊的，那才假得巧妙呢！」

摸一把鬚鬚，他側着臉，似乎是對他的「老伴」，又似乎是對那位摩登的女青年，蕩然微笑說：

「做假的人真巧，會把十張變成十一張。」

「哦哦！」那位「老伴」一邊呼着水烟袋，一邊帶噴烟，帶答應。

「十張變十一張，」現在老先生是望着那位男青年說了，「他們把十張鈔票每張抽出一小條，——一二分闊罷，十小條拚起來，就成功第十一張了。」

「那不是要小了一點麼？」他的「老伴」提出了疑問。

「所以，就叫做巧啦！」老先生把他的旱烟管輕輕敲着桌邊。「不同真的比一比，老實是看不出來。」

「唔唔！」年青的一對同聲應着。

可是那位「老伴」捧着水烟袋似乎在沉吟。正值一筒烟燒完，她將烟袋頭拔出一半，却並不吹出那烟灰，也不放下。忽地，微微一笑，撲的吹出了烟灰，她說道：

「算來算去，總好像少一點；拚起來的那一張，總有個地方花紋不對的。」

老先生用手摸着頭頂那一塊禿，只是哈哈地笑着，於是那位男青年很正經地發表了意見：

「不過，總是會想法子弄好的！」

「老伴」在呼第二筒水烟了，蒲盧盧的聲音很勻整地響着。假鈔票問題暫時告了個段落。

× × × × × × ×

這位「老伴」或老太太——雖然稱她為老太太似乎不大合適，但將近五十却是可以斷言的；小巧的身材，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點不見老態。估量她總有五十歲，因為她的腳是道地的三寸金蓮，而她的談吐舉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年前她大概是「維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時髦的衣服，其實也並不「怪樣」；然而她和她坐得很近那位女青年自然是又窄又長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領子，三寸高跟的皮鞋，面頰上塗着兩團「健康色」，手指上是鮮紅的蔻丹。從他們的服裝上看，誰都會覺得一個是屬於「祖」的一代，而另一個則屬於「孫」的一代。

就是那位老先生罷，雖然他的身上除了那根古薰味的旱烟管而外，並沒見得太老式，但是那位男青年的服裝太站在時代的尖端了，所以看起來還是一個屬於「祖」的一代而另一個是「孫」的一代。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蘭絨上衣，克馬咪鈕子，袖口上是一排五個，光芒閃閃的。連領的網襪衫，到處都是黑滾邊，甚至領子上也是黑滾邊。兩個假肩頭實在太闊，又翹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難受。一雙尖腳皮鞋，太尖了，不但夠與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頭比賽，甚至也不輸於那位老太太的小腳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煙。擱在桌子上的，是一隻巨型的二十枝裝的扁面帶彎的金屬煙盒，嘴在他嘴裏的，是一支五寸來長，銀鑲頭的電木咬嘴。

一張三角臉，——都市的娛樂場所最通行的時髦青年的臉。頭髮朝後梳，電燙過。這樣的兩對，却越談越投契了。因為他們不知怎麼一來，談到「文藝」方面了。

× × × × × × ×

「廣陵潮真好筆調是——真是筆下生花呵！」男青年很熱心地说。

「不過做到後來，李涵秋也撒爛污了。」老先生笑迷迷地说，一手從那橡皮荷包裏掏出旱煙絲來，慢慢捏成一小團，裝進了煙斗。

那位「老太太」這時在讀新聞報上一篇連載小說，聽得他們議論到廣陵潮，就放下報紙，對

那位女青年說：

「一天登一段，倒底太少。好文章是要一口氣石下去，才有味道。」

女青年把頭點一下。點頭這一個動作，通常表示「聽懂了」的，但也常常適得其反，叫人悟到他實在並不會「懂」。這時的「老太太」似乎也這樣悟到，她微笑着轉臉對她的丈夫和那位

男青年說：

「近來人的筆路比李涵秋還圓熟，廣陵潮有許多地方太做作。」

「哈哈！」老先生伸長了手臂給煙斗點火，兩個肩頭一個竭力往下傾一個竭力往上聳。

男青年也笑着點頭，也新燃起一支捲煙來。三角臉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來長的細管子，而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翹——在旁人看來那樣子就很蹇蹇。

女青年這時忽然低聲說：「巴金的家很好罷！」

「唔？」老先生噴出一口濃煙將腦袋一側。

於是男青年趕快拿下他的太長的捲煙咬嘴，帶點忸怩態度說明着：「新出的，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說。」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幾乎同時叫了出來。

「也是家庭小說。」那位女青年又低聲說。

「倒不會看過。」那位「老太太」用了保留的口氣回答，接着就微微一笑，發表她的意見了。『哀情小說，家庭小說，不能不推紅樓夢。』於是她就「研究」起紅樓夢來。她特地尋對她丈夫說：『鳳姐和賈母鬪的牌，大概就是麻將。書上說鳳姐放一張「一餅」給賈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餅」，不過她們是兩個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顧一面噴着煙，一面搖着腦袋畫圈子；末了，他把旱煙斗在船板上篤篤地敲着，似乎很斟酌了一番這才說：「恐怕牌是同樣的牌，打法却不同。」

這一般「考據」兩位青年都沒有插嘴；在哀情小說或家庭小說裏「考據」什麼「麻將」史，他們感不到興趣。然而因為是講的「打牌」，却引起男青年對他的同伴說：

「××哥到底趕不着早車，昨天晚上他們又是兩點鐘散場。」

「爽性打個通宵，倒也趕上了。」

「可是後來四阿姨說倦了，只好散場。」

男青年說着便又嘆的一吹將煙蒂頭吹落又掉轉那太長的咬嘴來，閉一隻眼，「打千里鏡」似的從咬嘴孔裏望了一望，接着便裝上第二支香煙了。

這時那老先生也在裝新的一筒早煙，側着頭，笑迷迷地問男青年道：

「上海有輪盤賭，聽說開三十六門呢，大概就是搖灘一類的賭法罷？」

「不大明白，看是看過的，沒有賭過。」

男青年回答，却又笑了笑，用那太長的香煙咬嘴對他夫人指一指，說：

「她的哥哥就很喜歡這一道！」

「哈哈！」老先生點着頭笑着。

男青年忽然又鄭重地接着說：「牌同我的性子不近，總學不好。我喜歡弄弄絲弦傢生，喜歡彈

琴。」

「哦，絲竹是能夠怡情養性的，極好極好！」老先生也鄭重地讚歎着。

「前幾天報上說，有一個外國人，鋼琴大王，到上海來了，去聽過了罷？」

「老太太」也趣味極濃地問他。

「沒有我學的是古琴，七弦琴。」

「啊，呵！」兩位老年人都不勝驚訝了。

× × × × × × ×

於是就談到「音樂」上頭去了。

男青年像對於「音樂」頗有「研究」。他擁護中國古樂。而在中國古樂中，他又竭力推崇「七弦琴」。他揚抑頓挫地說：

「聽過了琴音，再不要聽別的『絲弦傢生』了；別的『絲弦傢生』總是太俗！」

「咯咯！」老先生善意地笑着。

那位「老太太」似乎帶點心急地呼完了一筒水煙，讓兩條白烟從鼻孔裏噴出來，也微笑着說：

「古書上稱七弦琴的話太多了，實在琴的聲音不好聽；崩崩洞洞像彈棉花。從前孫傳芳在南京玩什麼『投壺』，也有人鼓琴，我聽了幾回，總聽不出好處來。」

「唔，可是靜心聽去，倒是好的。」

男青年正色回答。

「真的！」那位女青年抿嘴笑着說，「崩崩洞洞聽聽就要打磕睡了。」

「哈哈！」老先生舉起他的旱煙袋在空中劃了個半圓圈，似乎有一番大議論了，但旱煙袋既然只走了半個圓圈，老先生也只喞然加了一句話：「琴大概早已失傳了罷？」

「倒也不然。現在也還有幾位專家。」

男青年又是正色地回答。

「他們請了一位會的，在家裏教着呢！他的二姊和四姐也在學。」

女青年又從旁說明着。

「哦！難得難得！」老先生喫驚地朝男青年望了一眼。

「那真是一門風雅了！」那位「老太太」微笑接一句，此時方把水煙袋的煙斗裏的一拉冷灰吹掉，開始再裝新的。

「豈敢！不過大家沒事，玩玩罷了。」

男青年謙虛着。

老先生笑迷迷地看那那男青年，似乎新「發見」了什麼。末了，他摸一些鬍鬚，慢慢說：

「琴，可以陶冶性情，這句話大概不差；爲的沒有耐心，使不能學琴——哦，貴處有——位××先生，前清太史公，是不是貴本家？」

「不是。同姓不同宗。」

「那麼，府上——」

「家嚴是經商的。上海××旅社是家嚴創辦的。」

「呵，久仰久仰！」老先生是趕快帶笑說，他那兩道「疏眉」却也喫驚地輕輕一聳。

「琴的聲音，總覺得不好聽，崩崩洞洞！」

老太太又說，又輕輕的笑了。

× × × × × × × ×

這當兒，輪船上的汽管叫了幾聲。官船窗外移近來了一帶石河岸，崖上是一簇瓦房。輪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船窗外走過。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湧進這官船裏來了。有黃布學生服的青年，也有滿臉肥肉的商人。這「小世界」裏現在鬧了許多，也就複雜了許多了。

船再開駛以後，這官艙裏依然還有「風雅」的談吐，但最多而最響的聲音是：商市半價，桐油漲的太猛……

黃布學生服的兩位靠近艙門邊，在爭論沿河一帶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國防」的意義；因為據說這些小小的連成的「南瓜棚」是奉命搭蓋的，用意在避飛機「下蛋」呢！